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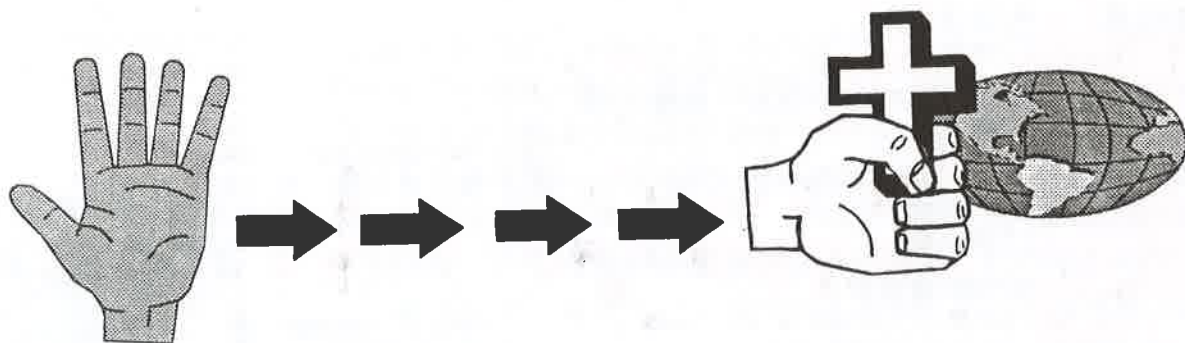
大 使 命

季刊 第四期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August, 1994

從舉手



到工場

目 錄

- 3 同工心聲 敞開的門・再接再勵
王永信
- 4 幕後英雄
麥裕沛
- 5 宣教土壤 從舉手到工場
王永信
- 15 回應(一)：Reflections on the Shortage of Workers
Samuel Ling (林慈信)
- 16 回應(二)：篩選・栽培・能力
許宗實
- 18 回應(三)：亡羊補牢
馬英傑
- 19 宣教情 異鄉情
曾家彬
- 20 宣教體驗 尼泊爾：教會的合一
陳綺蓮
- 23 A.D.2000 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
- 27 宣教短篇 華人教會如何實際分擔完成
大使命的責任
龍維耐
- 28 宣教淚 殉道者之家
赫銘為
- 34 工場快訊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華人教會近況
編輯室
- 35 深化靈命 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二)：
為「屬靈」定位
梁家麟
- 39 借來的屬靈觀
麥格夫 (Alister E. McGrath)
- 41 教牧退修營：靈性培育的再思
- 42 靜修心路 God Changed Me
Geoffrey Lui
- 44 祂的愛
黃達仁
- 45 書籍推介 他鄉遇「故知」
——《經歷神》讀後
張琴惠
- 47 財政報告 大使命中心經濟需要

大使命季刊 第四期 一九九四年八月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美國總會：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Tel:(818)398-2400 Fax:(818)398-2441

香港分會：35-37 Hankow Road, 4D

Ma's Mansion,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Board of Trustees：黃存望(主席)/滕近輝/

董 事 會 葉陳淑淑/孫約翰/高雲漢/
陳啓榮/宋仲虎/王永信

President：王永信

Director of Operations：麥裕沛
院務部主任

Director of Spiritual Formation：王志學
靈修部主任

Director of Hong Kong Branch Office：鄭金城
香港分會主任

Evangelist-at-Large：嚴建平
特約佈道者

Financial Advisors：余紹機 王偉奇
財務顧問

Editorial Consultants：倪寅明/陸蘇河/溫以諾/
顧問編輯 盧家駁/戴紹曾/龍維耐/

蘇文峰/ Paul Cedar /

Patrick Johnstone / John

Kyle / Paul McKaughan /

Jim Montgomery / Jim

Reapsome / John Robb /

Bob Waymire / J. Christy

Wilson

Contributing Editors：李建安/周子良/林慈信/
特約作者 唐佑之/麥希真/許宗實/

梁家麟/戴紹曾/曾景受/

Luis Bush / Arthur Glasser /

Howard Snyder / Ralph Winter

Editorial Committee：主 編：王永信

編輯委員會 編輯：王志學

執行編輯：麥裕沛

§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之
觀點。

§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轉載，不需書面手續，以
期廣於宣揚，唯請注明出處，並請將刊物寄下
一份，以便互相學習代禱。

深化靈命

邁步差傳

Rooted in Spirituality Committed to Mission

敞開的門·再接再勵

王永信

「堂會差傳培育事工」講座（錄影帶及助讀本）預告



羅曼華博士在拍攝錄影帶過程中。

本中心前副會長羅曼華博士為針對華人教會在推動堂會進入普世差傳方面的特別需要，靠主恩典，以錄影帶講座方式，精心製成一套十四課的錄影帶及助讀本，適合各堂會、主日學、團契甚至家庭聚會之用。其目的是協助各地教會可以經常進行簡單、實際而有系統性的差傳培育事工。在今天普世華人教會對海外差傳事工覺醒之際，此套差傳培訓教材可謂正合大家的需要。

此套錄影帶及助讀本之製作，大使命同工們正在加緊趕工，盼望今秋能夠全部完成。屆時將向大家詳細報告，說明各地教會購買辦法。請大家多多代禱。

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大會 NEPAL A.D.2000 CONGRESS OF EVANGELISM

感謝主，祂今天賜給華人教會極大的福份，更大更廣的打開了我們普世宣道的異象。今天華人教會向萬國萬民還福音債的時候到了。

今年十月16-21日，「大使命中心」與「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聯合協助尼泊爾的教會舉行第一次全國性的福音會議，詳情請閱本期第23至24頁。懇請各地教會為尼泊爾這一個印度教的王國歸主代禱。



嚴建平博士(Dr. Dennis K. P. Ngien) Evangelist-at-Large 特約佈道者

感謝神，祂使我們在過去幾年中與嚴建平弟兄有多次同工的機會。我們在他身上看見神的呼召與使用。同時也看見嚴弟兄事主的順服和努力。我們感謝主，嚴弟兄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成為「大使命中心」的特約佈道者。以後將與我們更緊密的同工。

嚴弟兄生在馬來西亞，現居加拿大多倫多市，經常在北美、前蘇聯、東歐、東非及亞洲各地作神強有力的出口。他現任多倫多第一宣道會副牧師，專司講台，並時常在北美及亞洲多處神學院中擔任客座教授。他的願望是將神學與佈道會而為一(The integration of theology and evangelistic preaching)。

嚴弟兄從多倫多大學的多倫多神學院獲得系統神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The Suffering of God According to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即將出版。

嚴師母伍潔瑩女士(Ceceilia)為物理治療師，協助丈夫的事奉，並經常作嚴弟兄忠實的翻譯員。請大家為他們二位多多代禱。



嚴建平博士伉儷。

幕後英雄

麥裕沛

一個事工能夠開展推動，背後都有不少幕後無名英雄的支持，「大使命中心」的事工也是如此。中心事工在「深化靈命，邁步差傳」的發展上，雖然大家看見的只是靜修營、短宣隊、植堂工作及《大使命季刊》，然而在這些事工的背後，都必需有行政同工的支援。我要在這裏向大家介紹他們。

王冠文(Juno)：事工助理，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工商管理碩士，負責辦公室以及AD 2000事工的行政事宜。

陳翠筠(Noel)：會計，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會計系畢業，負責一切財政收支記錄。

麥少文(Simon)：行政助理，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負責短宣隊的行政工作，兼電腦運作之技術指導。

葉頌恩(Cathy)：英文秘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傳理系畢業，負責文書工作，尤其是英文排版設計。

梁潔卿(Kit)：秘書（部分時間），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攻讀數學系，負責處理郵寄資料。

盼望大家不單為我們的事工代禱，也特別為我們的行政同工代禱，叫他們在繁重的工作中，經歷神的恩典。



同工春季戶外活動（由左至右：Simon、Rudolf、Cathy、Kit、Noel、王師母、王永信牧師）。

從舉手到工場

一條佈滿驚險、迂迴、掙扎、失敗，而也是
充滿喜樂、爭戰、得勝並且蒙福的路

王永信

培靈會已接近尾聲，聖靈明顯的在動工，講員請大家低頭禱告。

「我願意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你們已經是基督徒，你們受了神話語的感動，看見今天世人對福音的需要，清楚感覺到神在呼召你作全時間的奉獻，呼召你一生一世作祂的僕人使女，全時間事奉祂，你今天也甘心樂意順從這呼召，接受這呼召……，這樣的弟兄姊妹們，請舉手！」

「舉手的人請走到前面來，我為你們禱告！」

幾位，幾十位，甚至有時更多位少、青、中年基督徒莊嚴肅靜的走到台前禱告，將自己一生奉獻給神，作全時間的僕人使女，一生專職事奉祂。

這動人的一幕，是真還是假？是向主真誠而順服的回應，還是在人面前作的一齣戲？一場感情衝動的表演？

以一個多年傳道人的身份來發出這樣的問題實在很不平常，是冒了被人不了解甚至誤會的危險，難道我們敢輕看神的作為嗎？難道我們敢輕看神的靈所動的聖工嗎？

在我四十多年的事奉裏，曾經作過

多少次奉獻的呼召，我相信是真正在神的能力及聖靈的感動之下所作的，我也看見很多弟兄姊妹們接受神的呼召，甘願將自己一生擺在神的手中事奉祂，一生作祂全時間的僕人使女。當然我們也可以想像，可能有極少數人的奉獻是出於一時的衝動，或因不完全明白呼召的真意而作，這些是可能的。但我們相信絕大多數人的奉獻是真實的，是出於至誠的，他們實實在在接受神的呼召，願意一生作神全時間的僕人使女，全心服事祂。

但事實又怎樣呢？

以北美的華人學生工作來說，從五〇年代逐漸開始，到了六〇年代更加興旺。如果將每年全美國及全加拿大的華人教會所舉行的培靈會、冬令會、夏令會及各種特別聚會加在一起，其中每一年決志作全時間奉獻的人，最低最低的估計應有三百人。如此，在六〇、七〇、八〇及九〇年代初的三十多年中，北美華人信徒作全時間奉獻的至少應有一萬人！但是今天這些人在那裏呢？他們中間究竟有多少人邁出了奉獻的腳步？有多少人真正成了全時間的傳道人？有多少人真正進入工場？他們大部份的人

今天在那裏？

（不錯，他們中間的確有不少的人已經全時間進入工場，並且有些人今天被主大用。但我們這裏所關注的，乃是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奉獻」以後的情形，這一萬多人中大多數的人今天在那裏？）

在此，我們看見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也是一個關係華人教會前途的事；那就是，在今天普世華人教會都感到「工人荒」的時刻，華人信徒在全時間奉獻之後的「流失率」卻大得驚人，估計約為90%以上，換句話說，在那些奉獻之人中，最後真正走上全時間事奉之路的人，似乎不到10%，有人甚至估計只有5%左右。

加拿大多倫多市因差傳而聞名的民眾教會史保羅牧師 (Paul Smith) 有一次在一個差傳大會中作全時間奉獻的呼召，當時即有一群人響應。會後一位同工問

史牧師說：「在這一群奉獻之人中，你認為將來會有多少人真正走進工場？」史牧師毫不猶疑的回答說：「一個。」顯然，這驚人的流失率，中外皆然。

當然，我們也要明白，這些奉獻的人，雖然至終沒有進入所謂「全時間事奉」，但並不表示他們沒有進入「事奉」。他們中間有很多的人在個人的崗位上，通過自己的職業，在教會中擔任重要的事奉角色；例如擔任長老、執事；推動本地及海外宣教；擔任教導工作或青年工作等。這一切的事奉有它極大的價值，但是仍不能夠彌補全時間工人荒的巨大漏洞與破口。

那麼，這普世性的工人荒的問題到底原因何在？而其中能解決的辦法又是如何？首先，我們要先探討一些「流失」的原因，我們認出這些原因及漏洞之後，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填漏洞、堵破口的方策。

過五關，斬六將

在三國誌裏面，關公為要逃離曹營，前往古城與結拜兄弟張飛及劉備相會，他需要「過五關，斬六將」纔能突圍出走。

今天一個基督徒從舉手奉獻到實際抵達工場，也是一條漫長而坎坷的路；也是需要過五關（家人、事業、膽量、文化、教會）斬六將（六重考驗——成長、選擇、心志、裝備、事奉、品質）纔能衝出世界與魔鬼所設的重重埋伏與陷阱，最後至終成為神所能使用的一個平衡適中的工人。願主使我們的心志堅

定，靠主不動搖。（請參照10-11頁之「工人流失探討表」。）

一、成長之考驗

少年人充滿好奇心，探求知識、探求答案。青年人卻富於理想，滿了正義感，用個人的理想去觀看並衡量一切事務，包括政府、學校、社會、教會，甚至自己的家庭、父母，以及各種的權威。

青年人被稱為「時代的良心」，他們的觸角敏銳，他們的心地單純，他們

的行動迅捷，他們為個人的理想而燃燒，他們願為理想而付出無比代價。但是同時青年人的理想有時尚未成熟，未經考驗，時有偏激、容易衝動，因此也時常被利用。

二、選擇之考驗

青年人抱著滿懷理想進入人群，進入社會，進入教會，不久會發現有很多地方是他們所「看不順眼」的，應該革新，應該改進，但當他們要倡議改革時，就會發現阻力重重，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第一，當權者不一定願意接受後進者的意見；第二，青年們往往只看見事情的表面錯誤，而沒有一套深入改進或補救的辦法。再加上代溝及情緒的影響，而常常使這種改革的進行難上加難。

青年們面對這種阻力與衝擊的時候，通常有三種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挺而走險，以反叛與暴亂作為改革的途徑。四〇年代末期，筆者在北平讀大學，當時八年抗戰剛過，國勢衰竭，百廢待興，造成民間不滿，學潮應時而起，萬千的學生罷課、絕食、遊行；從東四牌樓到長安街，到天安門……，如今，曾幾何時，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又是罷課、絕食、遊行；東四牌樓、長安街、天安門，……只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靠學運起家的政權，現在自己受學運的審判。昔日的青年成了今日的當權者，半個世紀的煎熬，曾否給雙方帶來一點生命的成熟？一點選擇的智慧？

第二種極端反應是消極頹廢，青年們看出了成年一代的種種毛病，但又無

力改革，於是走上了逃世厭世之路。六〇年代應時而起的英國青年披頭士以低沉悲啞的樂聲唱出了戰後一代的輓歌。事實上，他們不僅僅是幾個年青歌手而已，他們乃是高效率的頹廢主義推銷員，他們這種萬念俱灰，自我憑弔，遊戲人間的人生哲學一瀉千里，東西世界的青年，直接間接盡受其染。

跟著而來的就是嬉皮士運動，他們是披頭士的直接產品，披頭士們唱出了頹廢思想，嬉皮士們活出了頹廢人生，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時至現今，這兩種極端的思想及生活形態仍然在不同程度之下流傳於今日青年之中。

我們為第三種反應感謝主，就是不少的青年們，看見了政治的黑暗、社會的敗壞及教會的冷淡，他們既不反叛，也不頹喪，他們乃是振臂而起，挺身而出，將自己一生擱在祭壇上，以一種「我不上十架，誰上十架」的心態投身、委身、獻身於前面艱鉅的使命中，他們以不偏左右的態度，奔走、呼喊、建設、成全。這正是今天在政治、社會及教會中所需要的「有心人」。

三、心志之考驗（過五關）

●家人

家人是愛我們的人，但家人的「愛」有時是以屬人的愛來愛，如此有時則成為屬靈事奉的攔阻。例如：有些基督徒父母很高興看見兒女信主得救，但是當兒女得到神的呼召要作傳道人時，父母卻大大反對。因為從人的眼光來看，傳道人要吃苦、待遇不高，生活不富裕。有時父母雖同意，妻子卻不贊成，不

願走這條十字架的道路。

在這種情形下，基督徒要耐心禱告，用愛心感動他們，求主在多方面動工，使他們看見作主僕人或使女之尊貴及價值。

●事業

一個基督徒有事業心原本沒有甚麼不可。很多基督徒在事業上非常成功，並且通過他的事業大大幫助主的工作，這種例子我們看見很多。但是當主呼召我們放棄我們的事業而全時間事奉祂時，這乃是呼召我們進入一個更高的「事業」，一個天國的事業。千萬不要因為捨不得一個人間暫時的東西，而拒絕一個尊貴而永遠的呼召。求主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膽量

在事奉主的事上，膽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論在舊約、新約、以及教會歷史中，被主使用的人，都是有膽量的人。在主的事工上，膽怯的人是主所不喜悅，不能用的人（申20:3, 8；士7:3；提後1:7）。有些奉獻的人很有主的恩賜，很可以為主作點事，但是因為膽怯的緣故，始終裹足不前，不敢邁出第一步。一生這樣遲誤下去，是很可惜的事。

●文化

華人傳統文化是家文化，重男輕女，望子成龍，希望兒子（特別是長子）能夠衣錦榮歸，頂門立戶，光宗耀祖，這是華人家族無上的喜樂與光榮。這種傳統本來沒有甚麼不好，但是對於基督徒來說，其先後次序則需要重整。我們

一生最高的使命和目的是榮耀神的名，追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及完成祂的大使命。完成這些重而大的前題才是真正的「男兒漢」，在這些大前題之下，個人家族之事的優先性是要放在後面的。

●某些教會

很多的華人教會非常鼓勵少、青、中年人奉獻事主，盡量支持他們去神學院受訓練，並且推介他們實際進入工場。

但是有一些教會卻好像沒有這方面的異象與負擔。他們很少鼓勵會友奉獻，他們沒有興趣為天國造就工人，更不願投資於訓練工作之上。當他們需要牧師的時候，就東拉西扯的希望拉來一個，但卻不願真正為此付上代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操練出來一個可用的工人談何容易。

四、裝備之考驗

一個奉獻的基督徒衝過以上「五關」而仍然心志旺盛，事奉之心有增無減時，我們真要為他感謝主。這是可喜可賀的事，但仍要為他禱告，因為他還有重要的考驗在前面。

對於一個事奉主的人，裝備與訓練非常重要，第一因為社會的問題越來越繁雜，第二因為信徒們的程度日漸提高，所以傳道人本身需要良好的聖經、神學、靈性及宣教方面的訓練，對這個時代的各方面也應有相當的了解。同時，在追求神的旨意、確定事奉的方向、選擇合適的神學院，以及持定純正信仰等方面的努力上都曾經歷考驗。

在本世紀上一半裏，不少神學院是

新派神學，有些學生進去時是滿懷熱心，篤信聖經，但是經過了幾年的訓練，畢業以後懷疑聖經，不信神蹟，心裏冰冷，最多傳一些社會福音而已。甚至於神賜給華人教會的大奮興家宋尚節博士，也曾因為在紐約入錯了神學院而幾乎失去信仰。

但是感謝主，第二次大戰震醒了新派神學的迷夢，看見了人的罪惡，也看見了人不能自救，需要主耶穌的救恩。於是近數十年福音信仰的教會及神學院逐漸抬頭，不斷興旺。但是有志讀神學接受裝備的人仍然要仔細打聽，與有經驗的人商量，並求主引導，進入合適的神學院，得到造就，成為可用之才。

五、事奉的考驗

經過數年艱苦裝備之後，奉獻者進入工場，這是真正工作考驗的開始。他們在工作能力方面多半沒有問題，他們所接受的各方面訓練大都超過上一代。但是在工作基本態度方面卻有各種不同的表現。

有的人深受某些神學院的影響，成為極端保守，以致走入自以為義，固步自封的事奉態度，不與其他教會合作，也不願參與教會聯合性事工。有的人則走向極端自由派與社會福音的路，過於放鬆，過於敞開，以致失去了標準。也有的人則以保衛「真理」的熱情來保衛「傳統」或某些獨特的著重點，在一些非救恩性的教條上分門別類，製造圍牆，使主的身體之整體性受到虧損。

但是感謝主，也有一些人放眼整個教會，以廣大的心處人處事，以悲憫之懷觀看這世界，以「先天下而憂，後天

下而樂」的態度從事事奉，他們的信仰、人生觀及世界觀不偏左右，合乎聖經。這些工人與使女正是今天的教會所需要的工人。

六、品質之考驗

這是更深更重要的考驗。我們看見有些神的工人們失敗了，其實他們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賜的人，他們的失敗不是在能力上，不是在工作上，他們是在品質上失敗了，在生活上失敗了。

在我給同工王志學弟兄的書《經歷神》的序文中曾有這樣的話：「不錯，神很注意我們所作的(what we do)，但是神更注意我們所『是』的(what we are)。事主(to serve)誠然重要，像主(to be)卻是更重要。」

在品質方面，我們仍然看見至少三方面的狀態。一方面是放縱與鬆弛，另一方面是極端與苛刻，但是感謝主，仍然有第三種，那就是一個心懷普世，不斷更新的平衡工人。這種人是在神的手裏多年學習而不偏左右的僕人，他們是可用的器皿，是神親手千錘百煉的精品(弗2:10)。今天的教會，今日的世界，就是需要這樣的僕人，這樣的使女。

從一個奉獻者「過五關，斬六將」的「身路歷程」中，我們看見在每一階段裏都有多少流失的人，所以一個終於成為合乎主用的工人是何等的貴重而必須加以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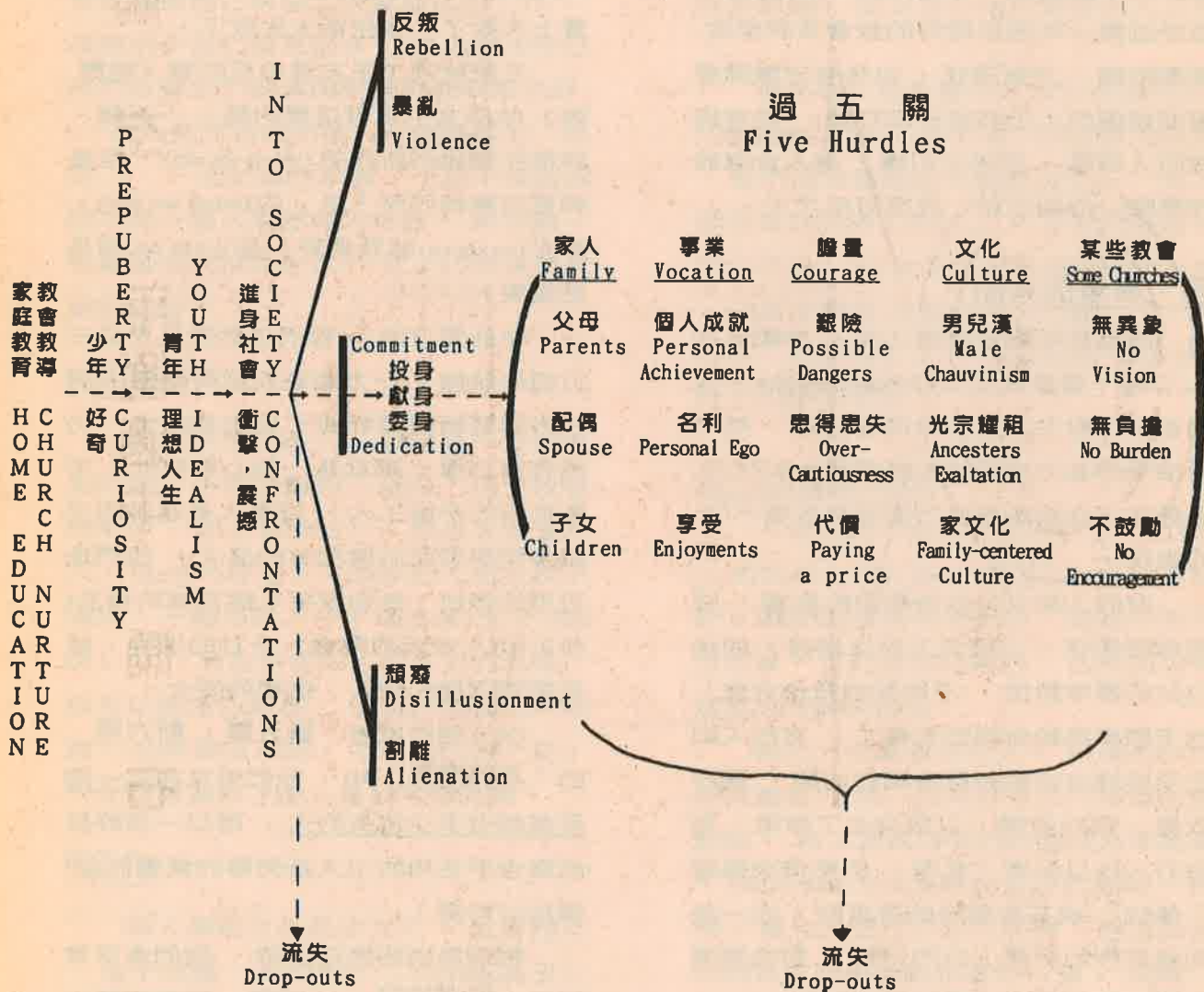
每逢談到拓展經濟時，我們會常常說要「開源節流」。同樣，談到拓展工人，解決工人荒時，我們也要開源節流，雙管齊下。現在讓我們作一些初步探討。

工人流失探討表：過五關

成長之考驗
The Test of Maturation

選擇之考驗
The Test of Choice

心志之考驗
The Test of Commi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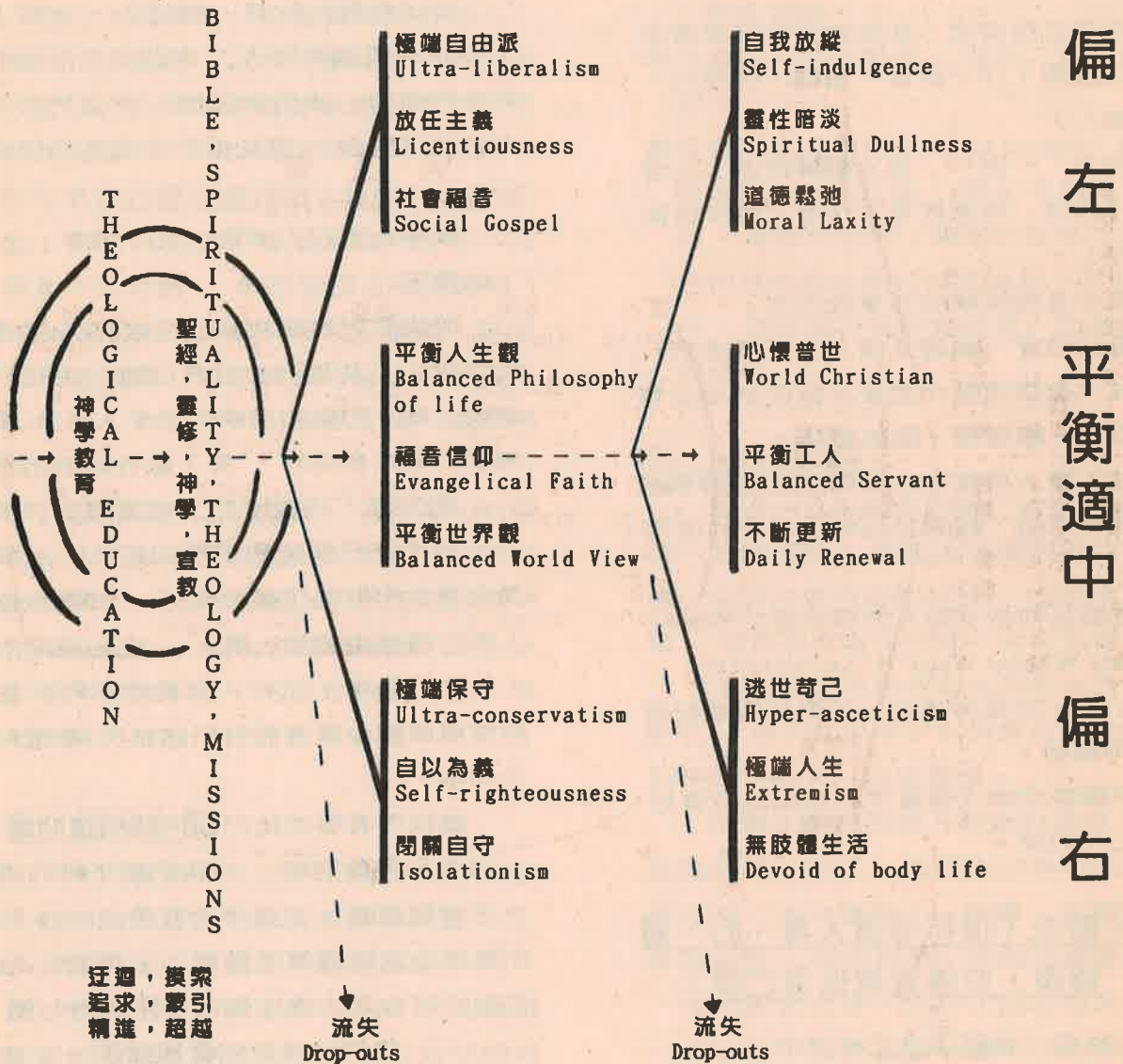


(五重攔阻), 斬六將 (六種考驗)

裝備之考驗
The Test of Equipping

事奉之考驗
The Test of Service

品質之考驗
The Test of Character



工人荒挽救辦法建議

一、開源（鼓勵、跟進、訓練、差遣更多工人）

- (1) 鼓勵更多青年人全時間奉獻。
- (2) 鼓勵更多成年人提早退休，全時間事奉。
- (3) 通過各種管道，加強對全時間奉獻者之跟進工作（教會、機構、神學院、個人）。
- (4) 徵求「一對一」個人輔導跟進工作者（教牧、神學教育工作者、資深信徒等）。
- (5) 推介各地神學院名單及內容。
- (6) 發動教會、機構及個人作經濟輔助。
- (7) 向大量信徒推介並普及聖經/神學自修課程、錄音帶、錄影帶等。
- (8) 在各華人教會中心點徵求聖經/神學義務輔導者，輔導當地有心追求的信徒。
- (9) 鼓勵目前各地華人神學院推行 "Seminary Without Walls" 及 "Seminary On Wheels" 之延伸事工，並舉行假期聖經/神學營。
- (10) 呼籲普世華人教會更多鼓勵並投資於工人訓練。

二、節流（保持傳道人身、心、靈健康，並盡量減低傷亡率）

一、牧者、會眾建立互相感情

牧者及羊群之間應該是相互的關係。牧者牧養羊群，羊群也要照顧牧者。牧者愛惜群羊，群羊也要愛惜牧者，同情牧者。因為牧者並不是「超人」，他

本來也是一個「平信徒」，不過是順從神的呼召，踏進了奉獻的路，讀了幾年神學，擔負起教會的使命，每主日站講台，成了一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人，如此而已。

所以牧者（牧師、傳道人、宣教士，及全時間事奉的人）應該得到信徒們更多的同情、支持與珍惜。信徒們應努力與他們配合，協助他們完成主的使命。

二、減輕牧者在「事務」及「雜事」上的擔子

使徒們對初期教會的措施(徒6)值得我們效法。初期教會增長迅速：使徒行傳第二章「門徒約增添了三千人」；第四章「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到五千」；第五章「越發增加，連男帶女很多」；第六章「門徒數目增加甚多」。我們有理由相信到了第六章時，初期教會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一萬人。在短時間內人數如此驟增，工作人員當然不夠，在關懷與照顧會眾方面有所疏忽，是意料中的事。

讓我們看看使徒們如何解決這問題。首先他們聲明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同時，他們也吩咐會眾「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使徒們此種措施並不是因為驕傲而不願打理膳食，乃是按照神所給的恩賜與責任分工合作，使徒與信徒雙方各盡其職，帶領教會超越難處而繼續生長。在這種

措施裏我們看見了屬靈的智慧。

反觀今日甚多華人教會之牧者每日雜事壓身（好像事務主任），整天開會（成爲開會專家），以致他們最重要的責任「祈禱傳道」反倒無時間去作，也無時間充分準備。結果會眾抱怨「講台無力」，「羊群沒有草吃」。

在各種事奉裏，牧養教會是最艱鉅、最吃力的事奉。牧者要面對各種人，應付各種需要，同時還要繼續不斷的將「靈奶」與新鮮的青草供應羊群。如要達到此目的，不少的資深傳道人認爲一個牧者每天最少要有兩小時的自修與禱告。在這時間裏，會眾不要干擾他，也儘量不打電話，讓牧者獨自在神面前（alone with God）安靜、禱告、讀經、默想、準備講章、思想屬靈問題、餵養自己的靈性。對於今天的牧者來說，這是絕對必需的。

爲要促成以上情形，則教會的執事們及弟兄姊妹們必須多負責任，打理教會的事務，按照聖經所定牧者之職務（job description）使牧者真能達到「專心以祈禱傳道爲事」。如此則牧者幸甚，弟兄姊妹們幸甚，神的教會幸甚。

三、進修計劃

今天會眾的程度不斷提高，不論在一般知識及屬靈知識方面都在長進（很多資深信徒已經成了「聽道專家」）。所以牧者也要不斷相應增長，才能繼續不斷的帶領及餵養羊群。以下是根據經驗而來的各方建議：

- 教會支持牧者每年一次或二次參加解經性或宣教性的研討會，有助於牧者本身之講台信息及宣教異象。

- 教會支持牧者每年參加至少一次短期宣教行程，有助於牧者推動本堂短期及長期宣教事工。
- 教會規定每天上午（至少兩小時）爲牧者安靜、禱告、自修時間，會友請勿打擾。
- 在教會預算中設立牧者購書津貼專項，以協助牧者購買屬靈書籍、錄音帶、錄影帶等。
- 設立牧者年假制度，每年二或三個星期。
- 設立禧年假期（Sabbatical Leave），即牧者每事奉六年之後，第七年爲禧年假期，教會可支持（或部份支持）牧者在神學院或特殊進修班進修一年或半年。此舉對牧者非常有益，對教會更有大益。

四、退休計劃

最近一位在北美的華人牧師回去台灣一個短時間，回到北美後對我談到台灣一些退休老牧師的苦境。他表示很憤慨，因爲這些老年牧師一生在教會事奉，但是退休之後教會對他們的生活太不關心，他們如果有子女供養尚比較好，如果膝下無人，則更淒慘。

這實在是我們華人教會的通病（不僅僅是某一地區）我們對於神的僕人求全責備，有時要他「一腳踢」包辦教會多項事務，等到將他一生精力壓乾之後，令他揚長而去，很少人關心他的一切。這是極不公義的事，屬世的機構尚且對他們的員工有退休計劃，但是神的教會卻時常虧待工人。華人教會在這事上應該向神悔改，因爲此種情形不單虧欠神的僕人，並且使甚多有心奉獻的青年

們望而生畏，裹足不前。

我們這裏不能談詳細退休計劃，而只是提醒華人教會重視此嚴重問題，訂出合理的牧者退休計劃（不僅是點到為止，表面敷衍而已），諸如生活、住屋、各種保險，及其他費用。此等專款應每年列入教會總預算內。

最近有一位非基督徒批評教會說：

「你們基督徒先不要談甚麼屬靈不屬靈

，至少先學習作一個君子 (gentleman)，按公義行事，再談其他。如此我們會佩服你們一點。」這話一針見血，說的正對，我聽了之後只能低頭不語。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會長及「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國際董事會主席。

本文之目的是使今日華人教會同工同道們正視「工人荒」的問題，讓大家看見促成工人荒的幾方面因素，特別是奉獻者的驚人流失率，並提出一些「開源節流」的實際建議。

同時也希望本文能發生「拋磚引玉」及「催生」的作用。盼望各堂會及宗派同工們繼續探討，發表意見，尋求結論，在神恩典下，大家一起堵塞這工人荒的漏洞。因為從舉手到工場，的確是一條佈滿驚險、迂迴、掙扎、失敗，而也是充滿喜樂、爭戰、得勝並且蒙福的路。

謹請讀者們繼續閱讀下面幾篇寶貴的回應文章。我們極盼得到更集思廣益的果效，所以懇請各位親愛讀者用一點寶貴時間，用本刊所附回條，簡述一些你對奉獻者流失率及工人荒的看法與建議，並請早日寄下，無任感激，謝謝。

不要讓「帶職事奉」成為你的「他施」

滕近輝

「帶職事奉」已經成為一個很流行的名詞。它對聖工有其貢獻，發動了不少信徒起來熱心為主工作。它已成為現代華人教會裏面富有涵義的一個術語。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有些被主感動將自己獻上全職事奉的人，竟像約拿一樣逃往他施，把「帶職事奉」當作藏身之所。

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帶職事奉」和「全職事奉」兩者之間價值的比較，亦不在於兩者之間需要程度上的比較，乃在於主對個人的旨意。如果主對你的旨意和感動是「全職事奉」，那麼你就不要容許「帶

職事奉」成為你的「他施」——逃避主旨的藏身之所。

不少人認為「全職事奉」待遇太低，太不自由……但是你曾否想過，這些都是你為了遵行主的旨意所付的代價？你肯像保羅一樣為了福音而限制你的自由麼？你是否願意像「獻給無名的傳者」裏面所說的，「大膽使用你的自由」把自己放在祭壇上？

從「他施」出來吧！走上各各他的道路吧！

《生命的事奉》(香港：靈道出版社，一九八四)

Reflections on the *Shortage of Workers* in the **Chinese Church:** *A Pastor's Perspective*

Samuel Ling

The crisis in the shortage of workers in the Chinese church is a serious problem. It is not a new problem. In the coming twenty years, if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pastors, elders/deacons, missionaries) does not emerge, the present generation (age 40-55) will reach retirement age. Will the young adults (the "Baby Buster" generation)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I propose that we look a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to discover possible solutions:

1. Revivalism vs. Church Ministry

The Chinese church was born out of the revivalism of the West (1860's - 1890's), and through the revivalist use of preaching. The assumption is that the Holy Spirit converts sinners and calls believers to ministry in a crisis moment of decision.

Indeed we see the Spirit work in "crisis" moments of decision-making. However, the ordinary way of the Spirit's work is through the timeless, patient, faithful preaching and t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in the local church. And it is in the local church that Christians are tested concerning their commitment to Jesus Christ, their character, their devotion to service, and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diverse and disappointing situations (all those tests mentioned in Rev. Wang's article).

I propose tha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base" for workers, in order to equip the Chinese church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we need to take another look at the ministry of the local church.

A. How often does the pastor preach on commitment and on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gospel ministry?

B. How actively are elders and deacons involved in direct ministry - leading prayer meetings, Bible studies, personal evangelism and/or visitation - thus modelling the kind of commitment demanded of missionaries?

C. How well are pastors and elders/deacons working together to encourage prayer, growth, ministry and long-term commitment?

D. Are our Sunday School lessons (children, youth and adult), fellowship meetings and Bible studies emphasizing an unconditional commitment to Jesus Christ?

2. Need-Oriented vs. Word-Oriented

Related to the above-mentioned "crisis moment" way of challenge, is our current emphasis on the needs of the world for the gospel.

The world needs the gospel. Twenty-three cities of the world have over ten million people. Hal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in Asia; one fifth of the world lives in China. The needs are tremendous.

Yet, Christians can either get excited (for the short term) or they can get discouraged when they see the true dimensions of the needs of the world. The only means to sustain long-term commitment is for the local church to return to the Word of God, the inerrant Scripture.

Do we really expect the Word of God to be effective, powerfully accomplishing its purpose (Isaiah 55:10-11, II Timothy 3:16-17, Hebrews 4:12)? Do we preach and teach the Word, week after week, as if our church's life depends on it (because it does)?

We need to see the needs of the world. But, we need to find our motivation, ultimately, from an encounter with our risen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Word.

The local Chinese church needs to find ways to teach busy Christians how to meditate on Scripture week by week, finding nourishment, strength, direction and challenge therein. After all, don't we expect workers and missionaries to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on the field?

It is my humble belief that, in many Chinese churches, we have not allowed the Word of God to speak to us, to enlighten, teach and challenge us. Instead, we have filled our schedules with meetings and programs involving a lot of people, time and energy.

If we want to produce more workers, let the Word of God challenge us - all of us - in the church.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we do not need revivalist challenges to wake up the church from time to time. Rather, we need to sow the seed so that, when God uses special occasions to challenge the church, the soil is rich and ready for harvest.

God is still in the business of calling pastors, teachers and evangelists to build up His Kingdom (Ephesians 4:11-16). Christians today will rise to the challenge if:

- A. they understand the true teaching of the gospel, "take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 B. they see the life of the cross modelled in the local church.



Samuel Ling is the Senior Pastor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Union Church of Chicago.

篩選 栽培 能力

許宗實

讀了「從舉手到工場」一文後，願提出三點回應：

(一)這是篩選的過程，而非流失

文中似乎認為在一個聚會中，有人舉手或走到台前表示願意將自己一生奉獻給神作全時間工人時，這些人已經是蒙召奉獻的人了。但據我自己的觀察與體驗，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假定。

肯定神的呼召是一個需要時間，一步步確認的過程，舉手或走到台前只是這過程中的一步，表示有願意的心罷了。還需等候主進一步顯明祂多方面的印證，其中有許多人可能還未真正被召呢。

一般人從心中有奉獻的感動，到進一步清楚神的呼召，這過程中還有好幾步路要走：(1)首先，他需要先檢

視自己奉獻的動機——是唸書沒興趣，想逃避？是大學畢業了暫時還找不到工作？或目前從事的行業沒出路，故想改行？還是覺得不奉獻就不夠屬靈，怕不得上帝的喜歡？(2)其次，他們還需要從牧師、屬靈長者，或者屬靈同伴來的印證，及配偶與家人的同意與祝福。（例如一個人想申請唸神學或去宣教工場，但在教會中的事奉有限，極少領人歸主，在家中對妻子兒女也很不體貼等等，這樣的人合乎主用嗎？）(3)最後，還需要有神在環境上的引導與供應。所以可以說這是篩選的過程，還不是已奉獻者的流失。

(二)教會應參與栽培奉獻者的責任

以前想到奉獻就是辭掉工作，申請神學院，搬家去唸神學，畢業後自己去找工作。但近來在實際牧會的經驗裏，我還看見另一條可行的路，那就是實習傳道。有心奉獻的人，經過教會的審核、肯定之後由教會資助，一邊留在教會實習，一邊讓他們去附近神學院選課唸學位。大部分人可能在經過此一過程後，更清楚神的呼召全職事奉，少數人可能對呼召終未肯定而回到自己以前的專業上，帶職事奉。

有些已較成熟的，可能被直接差派到別處，資助他一邊開荒，一邊在當地神學院唸學位。總之，教會應負起發掘人才，資助並培養人才的責任，而不是任奉獻者去自生自滅，或將造就一個傳道人的責任全推給神學院

我曾多方面詢問北美華人教會，如何支持自己教會奉獻的會友？大半牧者的答案是：「最理想的是自己教會支持他們的學費及一半的生活費。」但真如此做的幾乎沒有，若有，我相信流失率必會減少許多。

(三)個人還需要被聖靈充滿

在多年的事奉中，我發現光有頭腦理性的同意，及感情層面的感動是不夠的。在奉獻上是如此，在許多其他基督徒生活與事奉方面皆然。這與教會一貫的教導有關，就是少了基督徒靈命、生活與事奉中極重要的「被聖靈充滿」的一環。

一般的教導是：「信主了，學聖經，傳福音，參與事奉，把福音帶到地極。」但其中卻省略了好幾步，包括：被聖靈充滿，被神的愛所觸摸，更深的經歷神，得上頭來的恩賜，與事奉的能力等等。以至於我們雖向主有心，但缺乏在聖靈裏充沛的膽量與把握。

這幾年來我看見另一可喜的現象，有些弟兄姊妹向主有心，肯追求，被神的靈所澆灌充滿，更真實地體會神的愛，更敢肯定這位看不見的主有多可靠，確知祂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不改變的，故敢坦然走上這條犧牲、奉獻、榮耀的道路。



作者為紐澤西若歌教會主任牧師。

亡羊補牢

馬英傑

一個人從奉獻到工場，其間滿佈挑戰及考驗。一不小心，就被許多的暗湧狂流所吞噬，流失的現象是無可避免的。或許我們不要太負面看這事，其實許多的考驗是作神工人的必經途徑。神用這些考驗淘汰不及格者，以保持工人的質素。這些考驗可以說是神工人的「入門試」，進入事奉的工場，在一生的過程中，還要面對千百種更嚴厲的考驗哩！

雖然有淘汰是好的，但我們也不能輕忽這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流失率。這高企的數字，顯示極不正常，身為教牧，能不作一些反省？以下有三點管見，是我們可以有改進的地方，至於如何改進，求主給我們智慧及引導。

(一) 奉獻的呼召不清楚

不同的講員，對全時間奉獻有不同的觀念，甚至有以帶職事奉都列入全時間奉獻之內。在不同版本的獻身呼召下，許多不清楚的人也獻身了。這樣造成統計數字不準確，也影響跟進栽培的計劃，更沖淡了真正獻身者的重要性。

(二) 缺乏跟進栽培

獻身者應如初信者的被關注及接受栽培，得到扶助、指導及鼓勵。獻身者一般都是比較成熟及熱心，教會便很容易忽略對他們的關顧及栽培。雖然不少

教會有奉獻團契，但每一兩個月才聚會一次，很容易變成名存實亡的團契。至於對獻身者作有計劃、有目標的個人栽培及關顧更不容易做得到了。現任的教牧，大部份都是在缺乏跟進栽培工作之下的倖存者，我們自然對此也感到不知所措。

(三) 神學生不被重視

一般北美的神學院以學府姿態出現，繁重的功課，加上許多沒有住校的操練，對工人生命、品格、靈性的造就比較弱，神學生為此在教會不被器重。當然神學生及教會在這方面也有責任，教會應如何珍惜、關顧、培育他們？神學生如何把握機會受造就，建立一個有高德、福音熱誠、知識、恩賜及靈性都能平衡的準工人？

我個人相信上述三個問題是不難找到答案的。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有決心、有恆心地去堵塞缺口，使這條從舉手到工場的路不再是「佈滿驚險、迂迴、掙扎、失敗」，而是充滿喜樂、爭戰、得勝且蒙福的路。



作者在加拿大從事青年學生福音工作及教會廿多年，現任多倫多證道浸信會主任。

異鄉情

曾家彬

亞伯蘭是舊約聖經中第一位宣教士，「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創十二:1)

離鄉別井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這也是歷代以來宣教士要付上的代價。

我離開自己的故鄉已有卅多年，年前夫婦二人帶同三個在加拿大出生的兒女回故鄉去尋根，在山邊先祖古墓，我向兒女細述家庭歷史，但因故鄉偏僻落後貧窮，兒女們不易適應，住了幾天便啓程回香港，兒女們的故鄉是在加拿大。使我想起一百年前，蘇格蘭的宣教士離開他們自己的故鄉，梯山航海來到我的窮苦的家鄉，開學校，辦醫院。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氣候，最後宣教士甚至死在我的家鄉。因此，我的祖父母信主，我的父母信主，我信主至今日成爲牧師，我的兒女信主，蘇格蘭宣教士的異鄉情，影響了我家四代信了耶穌認識真神！

十五年前我夫婦二人帶同三位年幼兒女，離開加拿大，離開自己教會，被差往南美蘇利南作宣教士。我們初嚐異鄉情的滋味，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氣候，有興奮也有失望，有喜樂也有孤單，但結果是不少靈魂得拯救，教會被建立起來。

華人很注重家庭和兒女，當宣教士離鄉別井是苦事，代價極重。但另一方面，華人爲了賺錢開餐館走遍全世界，爲了錢肯付代價，領受神使命，異鄉情就應該算不了甚麼。

多年前當我還年青時，在中國的汕頭唸書，有一天到覺石山上墳場去遊覽。墳

碑上有西國人士相片和寫滿了英文，一字一字地唸碑上英文，最後才明白，這些西國人士是不同宗派的外國差會派往汕頭的宣教士，一生在中國人中工作，最後死在汕頭，也葬在汕頭的土地上。當時我不明白，爲甚麼這些宣教士肯一生爲中國而活，最後死在中國，我真是不明白。

後來我獻身讀神學，在建道神學院的老師都是西國宣教士。我接受他們的教導，親近他們，認識他們，我開始明白因爲神偉大的愛，因爲主的呼召託付，宣教士的異鄉情使他們爲中國死，爲中國生。我認識其中一位宣教士老師孫守成牧師(Rev. Carlson)，他夫婦二人一生在中國西北新疆、西藏，最窮苦的地方傳福音，大陸變色來到香港，在建道教書到了退休回美，但心中不能忘記中國，申請在長洲退休幫助神學院。一年聖誕節蒙主宣召安睡主懷，學院師生將孫牧師葬在長洲山頭，每次當我坐船去長洲望到那山頭，我就記念孫牧師一生爲中國人活，最後爲中國死，葬在長洲海邊的山上。我開始明白在汕頭覺石山上許多墳碑上所寫西國宣教士爲甚麼死在中國。哦，何等深沉的愛，何等重的代價，異鄉情，宣教士的異鄉情。

爲了天上的家鄉，爲了更美的家鄉，讓我們接受神的呼召：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去作宣教師吧。



作者爲前任南美蘇利南宣教士，前任「世界華福中心」副總幹事，現任「多倫多翟輔民宣道會」主任。

尼泊爾：教會的合一

陳綺蓮

編按：今年十月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將舉行歷史性之「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神奇妙引導陳綺蓮姊妹作這次福音會議臨時辦事處之聯絡人。以下是她從加德滿都寄來之通訊。

(一)

八九年是風雲萬變的一年，不論是中國的「六四」、蘇聯和東歐的鐵幕國家、中美洲的巴拿馬、印度與西藏接壤的尼泊爾，都傳來民主的呼聲；八九年對於我本人同樣是刻骨銘心的一年，在尼泊爾旅遊竟發生遇溺的意外，這是我第一次在死亡邊緣向生命發出呼喊；政局的突變，心靈的震撼，加上神話語的引領(可10:17-31)，我毅然捨棄待遇高、前途好的工作，於九〇年九月進入神學院進修，為要裝備自己，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爭取機會拯救失喪的靈魂，牧養人心靈的需要。

過往尼泊爾政府一直逼迫教會，然而眾教會領袖和信徒仍同心面對苦難，今日宗教政策開放，這印度教國家竟然可以名正言順地舉行福音會議，實在是當地教會成長突破的好機會。「大使命中心」會長王永信牧師被邀請籌辦今年十月在首都加德滿都舉行的全國性福音

會議，這是尼泊爾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眾教會領袖一致同意透過「大使命中心」在當地成立一中立的臨時辦事處，基於大家有同一的目標、同一的心志，為著拓展神的國度，學習忠心、盡心和齊心地事奉，最終盼望能達成教會合一的美意。

神竟奇妙地在我剛完成四年的神學訓練時，透過「大使命中心」邀請我成為這辦事處的聯絡人，協助籌備今次教會難得的盛事。由於事出突然，令我有點驚惶不知所措，但回想當初自己選擇建道神學院，都有考慮宣教的因素。在學院透過師長、回港述職的宣教士和有宣教負擔的同學分享，開闊自己對宣教的認識。在學階段多次參與不同性質的短宣隊伍，在九二年年尾，再赴尼泊爾探訪當地的教會，並認識了一信徒領袖 Mr. Thapa，他舉家現於香港信義宗神學院進修，這些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安排。至於最近發生的事情，都成為今次決定的印證，有當地宣教士的推薦、羅曼華博士的提點、Mr. Thapa的支持、母會活石堂大力支持，加上鯛魚涌堂眾同工、長執接納我延遲上任的日期，最後在暑假期間要負責的營會，也順利地找到人選代替；就憑神過往在孩子身上奇妙的作為和今次多方的印證，我以信心回應神的呼召，接受「大使命中心」的邀請，成為和平的使者。深知神是信實的、

慈愛的，祂必保守我的前路，作成祂自己的工。

當年大衛年幼未登基前，雖然無出戰的經驗，卻因神與他同在，擊敗身經百戰的巨人歌利亞；今日我們只要憑著對萬軍之耶和華的信靠，加上你們恆切的代禱、愛心的奉獻、甚至短宣形式的支援，必能夠成為大衛手中的五塊石子，認識面前同一的敵人，進攻撒旦的營壘，讓我們成為賜福的管道，使當地教會蒙神悅納，帶來更大的復興。

誠邀您加入這為主爭戰的行列，期待在十月中旬福音會議期間一齊高奏得勝的凱歌，見證神大而可畏的作為，令尼泊爾眾教會合一。

代禱需要：

- 求神繼續堅立當地教會領袖、信徒和宣教士合一的心志。
- 第一個星期我們必需聯絡有關的教會，求主讓我們有充裕的時間與他們建立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的關係，方便日後事工的推展。
- 向神支取屬天的智慧，有合宜的態度在他們當中作和平的使者，並求神破除撒旦一切的攻擊和攪擾。
- 結束整個會議後，我會於十月尾回港，求主一直帶領保守我未來四個月的腳步，更貼近主的心懷，盡快適應當地的文化，並與當地華人女宣教士有融洽的相處。

(二)

意外？意料之外！

每個人一定遇過大小不同的意外，有些叫人驚訝異常，喜出望外，有些卻

叫人沮喪失望，甚至傷心欲絕。來到加德滿都約廿日時間，身體和財物上都無遇到叫人不悅的意外，反而碰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相信這一切全是神信實與恩慈的彰顯，因此雖然有很多事情有待處理，但我仍需花點時間跟大家分享這些「意外」，以見證父神奇妙的作為，和大家懇切代禱的成果。

意外的供應

已經兩日時間已安頓一切，Bluestar Hotel, Rm 614 成為我辦公和作息的地方。酒店位處城市的中心，靜中帶旺，出外探訪非常方便；窗前遠望是連綿的山峰，群山之下點綴著紅磚的平房和青蔥的樹木，每朝靈修都為到身處的環境而感恩，在禱求每日事奉有力量之時，不其然哼起「我要向山舉目」這首詩歌。誠意邀請你跟我一起親身體驗造天地的耶和華的供應。

意外的安排

前兩次在尼泊爾結識的朋友、宣教士和弟兄姊妹，基於他們不同的背景和職業，今日竟成為我的同工，有帶我探訪的，有為我傳譯的，在大小事情上都給我幫忙，甚至他們的家庭也開放，讓我在異地一嘗「家」的滋味。

意外的體驗

尼泊爾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國家，極少女性單獨在公眾地方出現，甚至很少出外工作。但基於我是聯絡員，必須主動四出探訪機構的負責人和教會的領袖，在當中實在需要極大的智慧跟他們分享每次會議的目標，鼓勵他們參與

和支持，同時又要保持男性為主的氣氛，一言一行都有很多學習。每次的探訪，我都深深經歷神的保守，並體會神選派女性作為聯絡員的角色確實有祂的美意。

意外的經歷

由於當地公共交通有限，很多時探訪需要當地人用電單車接送我，相信你們不常有坐電單車尾在街道上穿插的滋味。由於尼泊爾首相較早前辭職，到十一月中會舉行大選，故此每日除了看聖經，也需要留意新聞的報導，例如7月20，24-26日市內交通會停頓，街上店舖也停止營業，不同政黨的人會上街遊行，我惟有留在酒店享受數日的「安息」。

意外的收穫

依依不捨地從建道宿舍收拾四年的行裝回家，卻又匆匆忙忙地預備四個月行李到尼泊爾。每日從神領受大小難以數點完全的供應和保守，卻同時面對前面未可知的工作、變動和環境，但我深知自己是活在恩典中，神讓剛剛神學畢業的我，在短短十數日已對祈禱(詩91:15)、交託(賽41:10)、窯匠和陶泥的關係(賽64:8)，凡事感恩(腓4:10-13)等屬靈的術語更具體和實在的領會，這些收穫遠超過我信主八年來所領受的。

請大家繼續為以下需要代禱：-

- 每日面對香料味極濃的食物已失卻胃口，求神賜多元化的選擇或自己煮食的機會；
- 福音會議的各籌委小組已成立，因大家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求神賜我們願意學習和彼此合作的心；
- 求神在外國和香港興起不同行業和恩賜的信徒在十月前來短宣，或出席十月中舉行的福音會議，讓更多肢體對尼泊爾有長期的負擔和支援；
- 記念整個會議的經費，奉獻之支票可抬頭寫"Great Commission Center"（「大使命中心」），註明作「尼泊爾福音會議」之用，寄往：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 當地聖經學院需要大量英文屬靈書籍、神學用書，新舊不拘，詳情請聯絡「大使命中心」。

最後以箴言10:22結束這次的分享：「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滿足，並不加上憂慮。」



作者為「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臨時辦事處之聯絡人。



加德滿都教會婦女聚會。

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

日期：1994年10月16-21日

地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主辦：尼泊爾教會團契及其他主流教會和差會

協辦：「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
「大使命中心」及其他差傳機構

尼泊爾，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王國，正慢慢地向福音開放。

這個位於喜馬拉雅山麓，夾於亞洲兩大國（北邊是中國，南邊是印度）中間之小國，在五十年代之前一直閉關自守。近年經一連串的改革變動，促進了若干程度的民主開放和多黨政治，而國會黨則在1991年開始掌政。

在其二千萬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百分之八十九）篤信印度教，百分之七是佛教徒，百分之三點五是回教徒，而基督徒人數不到百分之一。

雖然經歷重重逼迫及苦難，尼泊爾教會仍能慢慢地成長茁壯起來。至1992年，已受洗的信徒竟達五萬多人。教會把握新近獲得的自由空間，如雨後春筍似地遍佈全國。這個久被人遺忘的國家實已成為福音良田。

在尼泊爾教會的邀請下，王永信牧師（「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國際主席及「大使命中心」會長）偕同鄭金城牧師（「大使命中心」香港分會主任）於本年六月中旬探訪加德滿都各教會，通過與教會及差會領袖的分享與磋商，釐定出下列計劃：

（一）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

1. 日期：1994年10月16-21日
2. 地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3. 參加名額：一千名
包括：(1) 八百名 — 尼泊爾教會和差會領袖及平信徒領袖
(2) 一百名 — 海外教會及差會領袖
(3) 一百名 — 各聚會講員、音樂家及技術人員等
4. 主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腓立比書一章五節）
5. 目標：
 - (1) 尼泊爾教會的靈性更新
 - (2) 尼泊爾教會的合一與合作
 - (3) 尼泊爾教會的動員與聯繫
 - (4) 主後二千尼泊爾福音遍傳
6. 內容：

重點：禱告、悔改、交通、合一、全國福音遍傳。

 - (1) 上午
早禱會，解經，主題講道及分區小組討論。分區討論結果將用於制訂各區及全國福音策略。此策略將在最後一天早上公佈並開始推動。

- (2) 下午
首兩天下午：有二十個不同之講習班，每人可選擇參加多至四個。
最後兩天下午：分區性福音遍傳策略研訂。
- (3) 晚上
首三晚：著重更新、合一及福音廣傳。
最後兩晚：佈道大會
- (4) 最後一天上午
分區及全國策略報告
發表會議聲明
閉幕禮

(二) 尼泊爾四區跟進會議

1. 日期：1995年 1月 4-6日 東區
 1995年 1月 11-13日 西區
 1995年 1月 18-20日 中西及遠西區
 1995年 1月 25-27日 中區
2. 參加者包括：
 - (1) 盼望尼泊爾所有教會、差會及平信徒領袖，都能出席這些分區會議。
 - (2) 一切願意協助尼泊爾任何一區跟進工作的海外信仰純正的教會或差傳機構同工。
3. 目標：
 - (1) 使十月會議的異象和影響達到基層教會。
 - (2) 能達成全國性教會更新、合一與溝通。
 - (3) 主後二千福音遍傳尼泊爾。

(三) 你的參與（歡迎所有信仰純正的教會及差傳領袖參加）

1. 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1994年10月16-21日於加德滿都）
 - (1) 作為海外參加者（名額100名）。
 - (2) 經濟支持（會議經費絕大部分要在海外籌措）。
 - (3) 物品捐贈（尼泊爾很多教會、差傳機構、宗派總辦事處、神學院及聖經學校需要傳真機、影印機、投影機、主日學教材、山區傳福音用之吉普車等，新舊不拘。其他如衣服、糖果、咖啡等皆所歡迎。）
 - (4) 為尼泊爾教會合一及福音遍傳而代禱的禱告勇士。
2. 分區跟進會議（1995年1月分別在尼泊爾四區舉行）
 - (1) 作為海外參加者（出席四區中其中一區會議）。
 - (2) 為你或你的教會 / 差傳小組禱告，考慮作長期委身投入四區中的任何一區作為你的宣教工場，並與現有的教會 / 差傳機構合作。
 - (3) 經濟支持分區會議之經費（請閱上列1-2）。
 - (4) 各種捐贈（請閱上列1-3）。
 - (5) 為教會合一及分區福音工作禱告的代禱勇士。

(四) 申請及查詢

申請及查詢請與「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國際主席辦事處聯絡：
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電話：(818)398-2400
傳真：(818)398-2441 感謝您的代禱、參與及支持。

12. Work telephone [] () _____
country city code number

13. Home telephone [] () _____
country city code number

14. Fax [] () _____
country city code number

15. Country of residence _____

16. Country of citizenship _____

17. Passport number _____

18. Country of issue _____

19. Date of issue _____

20. Date of expiry _____

21. Are you a member of a minority ethnic group or tribe in your country? Yes No

If so, what group? _____

22. Name of organization, if you serve one _____

23. Your position in your organization _____

24. In your local church _____

25. What is your denomination or church affiliation? _____

Ministry Information

26. Of the following occupations, which best describes what you do? (Mark one.)

- | | | |
|--|---|--|
| a. <input type="checkbox"/> Pastor | f. <input type="checkbox"/> Lay leader | k. <input type="checkbox"/> Specialized ministry executive |
| b. <input type="checkbox"/> Pastor/evangelist | g. <input type="checkbox"/> Para-church leader | l. <input type="checkbox"/> Mission/evangelism educator |
| c. <input type="checkbox"/> National missionary | h. <input type="checkbox"/> Denominational leader | m. <input type="checkbox"/> Theological educator |
| d. <input type="checkbox"/> Foreign missionary | i. <input type="checkbox"/> Mission/evangelism researcher | |
| e. <input type="checkbox"/> Tentmaker missionary | j. <input type="checkbox"/> Mission executive | |

Congresses

27. Wh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r consultations on evangelism have you attended?

- | | |
|---|---|
| a. <input type="checkbox"/> Berlin '66 | e. <input type="checkbox"/> GCOWE '89 |
| b. <input type="checkbox"/> Lausanne '74 | f. <input type="checkbox"/> Lausanne II '89 |
| c. <input type="checkbox"/> Amsterdam '83 | g. <input type="checkbox"/> Eastern Europe For Christ Congress, '91 |
| d. <input type="checkbox"/> Amsterdam '86 | h. <input type="checkbox"/> Riga Congress, '92 |
| | i. <input type="checkbox"/> Other _____ |

Date: _____

Signature: _____

Please return this registration form,
 the registration fee, to the registrar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The Registrar
 Nepal Congress of Evangelism
 1610 Elizabeth St.
 Pasadena, CA 91104
 USA

華人教會如何實際分擔完成大使命的責任

龍維耐

不論是小生命的孕育與成長，或是宣教士由裝備到出發（出發後頭兩年），真是困難重重。一個不小心，任何一個小階段出了毛病，生命就會受傷，宣教士就會胎死腹中或是夭折。醫藥上講究團隊，宣教何嘗未然？下面試按華人教會與信徒不同的角色，列出相對的分擔責任範圍，供大家參考：

初信者——可以學習為宣教士和全球福音需要代禱，更可以操練向不同種族的同事、旅客、同學等等作見證，事實上這是每個基督徒應作的。

主日學教師——可以邀請不同國籍宣教士（或他們的子女）到你班上作見證，領導全班有系統地為宣教士禱告，寫信寄卡片問候宣教士等等。

詩班、領詩者——多唱鼓勵普世宣教的歌，甚至編寫宣教歌曲，組隊音樂短宣。香港潮人生命堂百人詩班曾往故鄉汕頭獻唱及佈道，是個很好的例子。

教會圖書館員——可收集宣教書籍，並用各種方式鼓勵大家閱讀。文宣是推動宣教總動員很重要的一環。

夏令會籌辦者——務要邀請宣教士參加，幾天生活在大家當中可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更可請他們作見證及作專題講員。

探訪部——可邀約宣教士同往探訪有需要的肢體，又可以安排探訪關心剛回國述職適應中的宣教士。

差傳部——當然是宣教事工的心臟，這心臟就要注意血液是否循環暢通。有異象和負擔是不夠的，同工還需要有良好的靈性和人際關係。我曾見過有些華人教會差傳部和教會牧長吵起來，加深裂痕和反宣教的聲音，這又何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終有一天教會會走向宣教化，能宣教總動員。十七年前我還是新宣教士，走訪好些華人教會，卻常常擔起義務的差傳顧問、推介、教育者。十幾年後看見當初完全不明白宣教大使命的教會，一間間已支持許多宣教士，已從不宜教教會躍升為宣教教會。英文更有意思：從missionary absent-minded church 成為 missionary minded church！

長執和牧者——你們是華人教會宣教

殉道者的家

譯述者：王貴琴醫生
原作者：赫銘為教士

行動的守門人，只要你們獲得宣教異象，在主日信息、長執會議上帶動，事才得成。一間教會對宣教付出多少？教會預算有多少是為著普世福音工作？最大的關鍵是在乎牧者和長執。想知道華人教會是否關心宣教，只要留意觀察，看看他們佈告欄、崇拜節目單、主日主席報告和聽聽會友對他們的宣教士的工作是否熟悉，便一目了然了。

巡迴講員——有經驗及講道恩賜的華人牧者和基督教機構負責人常被邀請到各地領會，近年來有一有趣的現象：本來不注重宣教的講員因被指定傳講宣教的信息，這一來，迫出好些人傳普世宣教的信息，造就遠近的教會群體，神真是奇妙！

差傳同工——你的任務重大，努力與各教會建立好溝通的橋樑，要知道你們是服事教會，而不是支配或代替教會。

華人宣教士本身——各位宣教士們！你們的生命與事奉的果效會直接推動或負面影響今後華人教會。切勿功敗垂成，半途而廢。更勿以英雄自居，反而要恐懼戰兢在神面前謙卑，依靠祂的大能大力，作無愧的宣教士。



本文作者現任新加坡「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院長。

編按：

這是一篇感人肺腑的百年前在華宣教及華人初期教會的苦難經歷。

庚子年義和拳（後稱義和團）之亂，使初期華人教會經過火的洗禮，多少早期華人信徒及傳道人以生命見證了他們所信的道，寫下若干可歌可泣的詩篇。

同時，多少位背井離鄉來華宣教的西教士們也為主殉道，他們的鮮血灑在中華，他們的墳墓仍在神州。此恩此德，我們不能忘記，也不該忘記。

求主施恩，唯願今日華人信徒，繼承往聖腳蹤，突破諸般纏累，遵行主的吩咐，踏上普世宣教之路，替我們中華民族，向普世還福音的債。

人人都說，康爾昌是個好人，從不樹立仇敵，他是一位溫和誠實、面孔粗糙的農夫，住在李秀村，離山西太谷城有兩哩路。以下是在 1897 年發生的事蹟。

康家田產不少，果樹尤多，內有桃、杏、棗樹，是村中最整齊的果園。爾昌從父母承受這些遺產，同時也帶來一大筆債務，弟弟和侄子，同時照顧這園地。康家買了兩輛人力拖板車，在太谷城的大街小巷作生意。他平時常常路經一處房屋，門前掛著牌子，請人來聽「新道」。康先生也不時看見，身穿中國衣服的白種人站著講道。有時也看見裏面一個小洋孩，並且不時有人包裝藥丸，拿藥膏送給病人。更奇怪的是常有快樂的歌聲傳了出來，康爾昌想那或者是佛教念經的聲音。

又有友人告訴他南大街的事，說：「他們不錯，上禮拜我牙痛，他們替我拔牙，給窮人藥物也不要錢，又為他們洗那臭穢的瘡口；可是最好的，是聽他們所講的新道理，叫人得平安得喜樂；他們也說要愛別人，如同自己。」爾昌聽見了，心裏說有空的時候，也要去聽這新道理。

趕車是個好買賣，有時碰到好運氣，有時卻不然。有一天下大雪，爾昌自付不會有生意光顧，所以就對妻子說，今天逍遙自在，我去逛街。他出門，不久到了南大街教會門口，裏面正在唱三一頌。他對教會可說是一竅不通，所以打算走開，就在此時，聽見裏面有人禱告的聲音，於是敲一下門，忽然有位面貌慈祥的白人，應聲出來，請爾昌進去，說聚會剛開始。

渴慕「新」道

聚會一小時，康爾昌對事事都很陌生，別人站立，他也站立，別人坐下，他也坐下。他聽見一些奇怪不尋常的字句，在此風雪交加之日，來聽道者不多。領聚會的人後來和爾昌談話，「你是為拿藥來的麼？」柯先生 (Mr. Clapp) 問。「我沒有病，只想來多明白你們的新道理。」當時教會的一位劉執事說：「這位朋友，只問新道理，不要藥，也不是來看洋人，倒是第一次見過，一定是聖靈帶他來的。我們要為他禱告，聖靈會引導他更進一步。」

他們大家跪下祈禱，然後柯先生一手搭在康的肩臂上，一面領他到書房裏，對他講初信問答。這位車夫本來是目不識丁，一個字也不認識，但是他的記憶力很強。柯教士將他交給劉執事，又給他一本小冊——「耶穌的教訓與事蹟」。下午聚會康仍竭力的聽，他說：「這正是我所需要的，若早知道，就走這條路了。」

下午近黃昏時，爾昌才回家去。妻子看見他又冷又濕，但是面上發光，手裏拿著兩本書。吃完晚飯，爾昌將一天的事告訴太太說：「我現在找到真神上帝了，我們不要再拜這些假神。」他一面說，一面拆毀廚房的偶像，木製的假神，將它們扔在火裏，康太太大叫起來，大驚大吵，拉住丈夫的手。

她對子女們喊著說：「你們的爸爸瘋了，被洋鬼子的藥薰迷了，不要再燒啦！看！燒也燒不著！」那是因為木偶上蒙了多年的煤煙不易著火，但是不久偶像同歸於燼！假神變成了灰！

下午康爾昌又去週中祈禱會，他說

：「既已燒毀那些偶像，就要更多明白有關真神的事。」柯教士和劉執事，難以置信康先生所作的，就一起去他家看看，這還是他們第一次拜訪康家。

爾昌又定規要守主日，不顧生意上的損失。在那些日子，太谷城的教會派出幾人，主日四出領會，所以柯教士和劉執事有時需到十五、二十哩以外的村莊領禮拜。因此他們就用康家的板車來回佈道，康爾昌替他們趕車，同時也有別人可以坐他的車，來太谷城聚會。

通常是需三年的功夫，才能受洗參加教會，但是康爾昌只需兩年。他要求受洗，教士們與其他弟兄們也都同意。另外還有一位男人參加教會。於是，他們一起在一八九九年聖誕節正式受洗加入教會。

康太太還沒有準備好，但是已經戒了鴉片，並參加初信班學習聖經，那是柏教士 (Miss Patridge) 所教的，同時也放開自己和女兒們的纏足，送她們去教會學校唸書。

康家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到了秋天翠及菊都入學一年了，樂根入太谷男校，小女兒秋花因為太小，還未能入學。另外家中有一個胖娃娃，教士們來時，能使大家歡笑；因為都喜歡這小寶貝。

翠和菊進了麗滿學校很快樂，這學校在山腳下，柏教士是校長，但是學生喊她陸姨，因為她的名字叫 Louise。女孩子們很欣賞她們自己解放了的天足，上上下下去爬山，要登附近的清雲塔也要二百六十九級。因為可在上面欣賞遠景，同時享受美國式的遠足野餐。

義和拳之亂

一千九百年初，義和拳匪作亂，謠言四起，柏校長為了學生的安全，就停止開學，因為孩子們在家裏比較安全。康太太因為懼怕，又將自己並女兒們的腳纏起來，室內放著三雙小女孩的鞋子和長布條子，驚惶失措的母親說：「義和團隨時會來，（村裏的人都知道，我們是唯一信耶穌的），大刀會要找放腳的！」那時菊十二歲，翠七歲，她們雖然流淚喊痛，但仍然穿上小鞋；以後一段時間，孩子們又去上學，因為北京貝滿中學畢業生路得小姐，前來幫助柏教士教書。

到了六月，田園荒蕪，謠言四起，柏教士關閉學校，孩子們送回家去，因為似乎在家中就更安全一點。康太太又纏上腳，孩子們也要如此。

母親焦急的說：「大刀會可能隨時就來了！」果然，在六月底，本城的大刀會，兇狠非常，揮著刀棒，來到家裏。爾昌談判一時，從後院爬上樹，逃到宜教士的院子裏；那時正收早麥，新麥堆在外院，康太太抱著小孩子，帶著大女兒，躲到禾楷堆的裏面。當中的三個孩子，逃到祖父母家裏，祖母把他們藏起來，大刀會找了一天，也沒有找到；以後村長壓制拳匪，他們才又回家。

七月卅一日，洋人的房子被燒，教士們被殺，爾昌見房子冒煙，整夜都在禱告，只是留在家中照樣危險。

屠殺教士九天以後，真正拳匪來到李村，他們直驅康家。下面是七歲的秋花所說的，筆者試錄如下：「在我們的院子，另有兩家租我們房子，李家女孩和我同歲，大刀會悄悄的溜進大門，忽

然聽見李家小女大聲喊叫，就過去一刀把她砍倒在地，我向外看，院子裏滿了男人，戴著紅色背帶，頭上裹紅巾，手拿大刀，我媽帶著孩子出去同土匪說話，剛到門口，被人一刀將孩子殺到地上，他們又刺又砍我媽很多刀，但她仍未倒下，有一個人惡狠狠地把她的頭砍下，她就死了，他們還不算完，將她的心挖出來解恨！

「我的大姐在屋內縫針線，拳匪猛然進來，看見她的大腳，甚麼不說，把她的頭砍掉！我姐菊、哥哥和我，都在李家，看見大半的情形，不記得害怕，只是發楞，我好像作夢一樣，我們的門都關上，拳匪將窗戶打開，找到了我們。

「李太太看見她的女兒死在地上，就大聲罵：『爲甚麼你們殺了我的孩子？我們又不是基督徒，你們說怎麼算？』拳匪好像也害怕起來，就停止殺人，他們把我們姊妹三人拉出來對李太太說：『這裏有三個活孩子，拿去算是你的，該滿意了吧！』

「這件事算告一段落，果園並菜園，也都給了李家，房子已經被人搶得一乾二淨，這是拳匪所作的事，不久各人都散了，我們幫助李太太，把她的傢具，都送到另外一間房子裏，三個孩子也跟著她去了。

「在屠殺的時候，我父親正在田裏，爲一個生病的鄰居作替工，做了一整天的事。晚上回家，有人對他說，家人都死了，所有的東西也搶光了，回家作甚麼呢？爸爸卻急忙趕車回家，朝著河邊走，黃昏時在岸上跪下禱告，求主開出路。站起來時，覺得心中有光打開，

照明前面的道路，叫他清楚的，去南山大伯父家。第二天沒有吃甚麼，走了一天到那裏。

「到了傍晚，他走向一間土房，看見窗內有光透出來，我父親就進去，看見兩個乞丐，在烤吃偷來的山芋。他們一見人來，立刻撒腳逃跑，我父親喊回他們，但是無用，只因整天沒有吃飯，以爲是主爲他預備食物，於是飽餐一頓。

「父親進了親戚家，他們不敢留他，也沒有人給他食物。父親知道如何織造杓子撈麵，所以就以此爲生。等到太谷亂事已過，父親回家，看見自己的家被別人佔用了。

「村長幫助他找到了我們，那時住在李家，我們很不快樂，並且也很可憐。他們喜歡菊姐，因爲她會縫衣服，並且能作很多事，我因太小，沒有甚麼用處，就少給我食物吃，只有一些剩下的飯渣。他們待我哥哥也壞，他只有九歲，卻需要作成人的事。宣教士愛德沃醫生(Dr. Atwood)幫助我父親要回了他的地及房子等。哥哥姐姐都能回到父親那裏，只是我不能回家，因爲我應該是李家小女兒的替身。她先被誤殺了，又因她先被父母許配給楊家作媳婦，楊家不肯放棄，於是我就成了代替者。不久把我送到楊家去，他們待我非常苦，非常慘酷，整個冬天不許我進房子。院子很冷，直到黑夜才讓我回房子裏，睡在寒冷的坑角上，所以不久我的腳就生了凍瘡。

「幾個月後，楊家又把我賣給另外一家人，這家人對我好一點。但是天氣稍暖，我的腳更壞了，左腳開始腐爛，

我只能爬著走路。春天父親來看我，對買我的主人說：『這孩子活不長了。』因為待遇太不好，他們把我交給了父親，因為病孩子給他們添了很多麻煩。那時我非常瘦弱多病，但是父親細心安撫照顧我，用各種樹皮熬水，洗我的創口直到完全痊癒。

「這時候我們是多麼快樂的在一起啊！因為都聚集在一起，愛德沃醫生為一切殉道者作了一次追悼禮拜，我母親、大姐及小弟的棺木都葬在一處。村中的人安靜站立，肅然起敬。這時菊與愛德沃師母在北京貝滿中學，我們被送到太谷城新立的教會學校。我們都很快樂，那可怕的日子漸漸沖淡而消失了。」

以上是秋花在李莊的院子當中所說的故事，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當日的驚恐和苦難，並且因為錯殺了一個孩子，救出其他三個孩子來！

奇異恩典

菊是一位安靜可靠、正直清潔、像她父親的青年人。從貝滿中學畢業以後，她就在太谷女校教書，現在已是一位可愛的母親和妻子了。她的家是太谷的基督徒中心，她又抽出時間去政府女學校教書，我們也很榮幸，因為我們的女教友能將基督之光，照亮到太谷的家庭裏。

年歲的改變使秋花變得不大美麗，她年幼時像醜小鴨似的，這自然也與環境的壓力有關。她驚怕的面容，表示曾經遭遇的苦難，好像是火裏抽出一根柴一樣，加上疾病，露出病容來。看她所穿的衣服，就知道的：無母照顧的孩子，她的衣服和大鞋子，都是姐姐的，

但是她的瘦臉，面帶笑容，眼睛發光，露出喜樂的表情來。相同年歲的女友，在一起的時候，她們常常笑聲四溢，喜樂充滿。不久以後，昔日的小醜人，今已是成績斐然，名列前茅，並且升入了特別班，可以直入北京貝滿中學，好像小蛹蛻變出來的一個蝴蝶。當她假期回家時，人難認出她的舊面目來，現在身穿時裝，雖是自手製成，並且頭戴鮮花，加上土話變京腔，智慧加知識，現在秋花是女校中最有吸引力的女生。

以後秋花回到太谷學校教書，藉著所學，獎掖後進，並且作了禮拜堂的司琴，彈得很好。有一位溫先生，是最近的大學畢業生，在城內大禮拜堂教書，愛好音樂，也是音樂團長，常坐教堂前排，充當指揮，常常理會那位美麗的司琴。等到一天，他寫信給秋花，因為在新的中華民國，可以彼此自由寫信了，秋花自然也回了信，最後的結果：是六月結婚！

結婚以後，一大群女朋友，圍著秋花，問新娘子許多問題。她們仔細打量，細心研究她的服裝、髮型，又說：「她放的腳很大呀！但是看上去，像是很舒服的樣子。」「你能走一哩路那麼遠？」又有人問：「你真能讀書嗎？你能寫字嗎？」他們也問新娘子衣服值多少錢，問是自己做的嗎？問秋花現在多大歲數，有一個人忽然說：「她真和我們不一樣？能讀能寫，又能掙錢，也曾去過北京，走路腳又不痛，看看我們吧！一個大字也不識，收到一封信，還得到處找男人唸，我們老少女人，走路都像拐子，左右不穩，常得用柺杖。我們不知任何事！也不能作任何事！她和我們

同是中國人，爲甚麼我們與她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這也是我腦海中所想的，試向周圍一看，這些女人們，因著纏足惡習，變成癩子，步步疼痛，行走艱難，思想陳舊，頭腦窄小，缺少遠大的眼光，正確的看法。同時看一下，我們學校的女學生，健康、快樂、整齊、自持！

到底是甚麼使她們有此分別呢？這個回答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沒有別的。

若是在1897年三月的下雪天，太谷城大南街禮拜堂，沒有傳教士講道，康家比他們的鄰居，今日或好一點或壞一點，只是現在太谷鄉下無數村民，照樣饑寒病婢，他們只等有人告訴他們一個聲音，像康爾昌聽見的一樣：「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間！」

「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10:14)

譯者後記：

- (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籽。庚子年義和拳的苦難，成為中國教會的轉機！一粒麥子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 (二)殉道者康克靜一共有兒女五人，二人隨母殉道，一同升天！
- (三)殉道者的女兒菊與秋花，都受教會栽培，有基督教的教育和教導。
- (四)溫康秋花的女兒溫紹俊醫生是譯者的摯友，同班同窗十四年，從初中、高中、大學、以至醫學院，所以過從甚密，加上道統關係，主內親愛姊妹，衷心一言難盡，譯述此書，聊表寸衷！
- (五)尤壽山醫生，是溫醫生的忠心丈夫，他們二人一心一德，愛主愛人，五十年如一日，是今日家庭事主的美好見證！
- (六)康爾昌是溫紹俊醫生的外祖父，事主忠心，始終如一，家庭蒙難，事主尤堅，妻子殉道，無家可歸，即去教會，種菜養花，住學生宿舍，一生殷勤參加教會各種聚會，主日廣場拉手風琴，向人宣揚主道，去世以前夢見火車火馬來接，感人至深！
- (七)基督教不只宣揚基督耶穌救人靈魂，並應改變社會，即如早年提倡男女平等、放足、女學運動，就是一例。所以要傳道興學，福及萬邦，盼望今日華人同工同道，多為我國禱告，企望朝野上下，走敬神之路，行事主之道！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33:12)

但願一切的榮耀歸給神，一切的平安歸給祂所喜悅的人！

莫斯科、聖彼得堡教會近況

編輯室

主恩深廣，祂使用「大使命中心」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在四月份先後成立了兩間教會。（詳見《大使命季刊》第三期5-9頁。）

在過去三個月中，「大使命中心」一直差派短宣工人牧養這兩間教會，看見主的恩典多而又多，現在分述如下：

莫斯科教會

- 感恩
- 信主的人，日日加增，自教會成立到今，已有數次浸禮，二十多人受洗歸入基督。
 - 韓國宣教士黃牧師大力協助，不單免費借出教會供我們聚會，也多方面鼓勵、牧養教會，求主親自報答。
- 代禱
- 為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屬靈成長禱告。
 - 求主呼召合適的工人可以長期在當地牧養教導。
 - 當地信徒在生活、工作上有因信主受到壓力、排擠的，求主加添他們力量、信心，在同學、同事面前有美好的見證。
 - 教會也開始有同工會，求主保守同工的合一，配搭事奉。

聖彼得堡教會

- 感恩
- 主的話吸引了心靈饑渴的人來，求主繼續使用教會接觸中國

人及俄國人。

- 除了主日崇拜外，教會已開始了團契查經及詩班，求主用這些聚會，使信徒幼嫩的靈命得以成長。

- 代禱
- 初信主及慕道友在生活上受到壓力，甚至有被警告不可參加教會聚會。求主保守他們的心志，也賜下聰明智慧，叫他們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 教會已找到一個更適中的地方，可以叫事工發展更多，求主用這個新地方作為福音的出口。
 - 聖彼得堡中國學生很多，他們生活、學習都在一起，求主在他們中間興起熱心事奉的人，可以帶領整個群體歸主。



許振偉牧師與聖彼得堡華人教會之弟兄姊妹。

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二)： 為「屬靈」定位

梁家麟

何謂「屬靈」？

提到「屬靈傳統」，我們必須先為「屬靈」一詞下一定義。因為詞彙的不同理解和應用，已教我們在討論屬靈操練及有關課題時，產生太多的混亂。

就字面上，「屬靈」就是關乎「靈魂」（名詞）、「靈性」（形容詞，引伸為名詞）的事。對傳統的宗教徒而言，關乎「靈魂」與「靈性」的都是屬於宗教範疇的。所以，「屬靈」的事物也便是與宗教有關的事情。當然，在非基督教的文化，及已相當程度上非基督教的現代西方文化裏，「屬靈」一詞並不限用於狹義的宗教之內，也可以泛指哲學、美學、文學、心理學，以至一切現象世界背後人的心靈、意識、思想、感情的活動。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還是將「屬靈」限定於傳統的看法：即與宗教信仰有關的事。

倘若人有某種形式的非物質、超感官經驗的「靈」的實體（靈魂）或功能（靈性），則便自然有屬於該「靈」的需要與活動。如此，所謂「靈性」也者，便是有關「靈」的經驗；而「屬靈」作為形容詞，也是指著一切與人的靈性有關的事物或活動。

Gordon S. Wakefield 在他所編的 *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London: SCM, 1983, 頁361)，便為「靈性」下了如此的定義：「『靈性』一詞是描述某些態度、信念及行為，藉此激發人的生命，並幫助他們接觸超感官經驗的實體。」

當然，這樣的定義並非專為基督信仰度身訂造，乃是希望符合大多數宗教的情況的。不過，正因這個定義適用於所有人為的宗教，便獨獨基督信仰不太適用。對基督徒而言，「靈性」無疑可指人部分屬於「靈魂」的實體或功能（此二者乃取決於「一元論」抑或「二/三元論」），但「屬靈」一詞則絕非單純指任何有關人的靈性的事物或活動。否則，一切交鬼、拜偶像、探索幽冥世界的行為，都可以列入「屬靈」的活動了。基督徒一般並不這樣理解「屬靈」一詞。

聖經聲稱上帝是「靈」（注意：這與人的「靈魂」或其他「靈界事物」的「靈」的涵義可不相同！因為後者只是受造物，而上帝卻是創造者。我們可千萬別將上帝歸類為「靈界」，與天使、撒旦，及其他所謂屬靈的東西等量齊觀。上帝是靈，但不屬於靈界！），這是「屬靈」的「靈」所由寄處。故此，「屬靈」一詞所指涉的，是作為靈的上帝而非人的靈魂、靈性。

許多基督徒錯誤地認為「屬靈」乃指人的靈魂，並將之與物質或肉體對立，結果只有「靈（魂）」的活動才是屬靈的，即聖潔的、合乎上帝心意的，而肉體乃至人的理性、意志、感情（三元論者稱之為「魂」的部分）都是邪惡的、屬撒旦的。這是對聖經講法最大的扭曲。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直斥那些受前期諾斯底主義二元論影響、追求靈性、否定物質的屬靈派基督徒為「屬肉體」而非「屬靈」的，並指出「我們所領受的，並

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上帝來的靈」（林前二12）。而在羅馬書第八章，保羅也只是將「隨從肉體」與「隨從聖靈」作對照，絕非看屬靈乃等於人的靈魂。

在處理基督徒的屬靈觀之前，我們必須小心區分基督信仰與其他宗教的不同處。基督教是個天啓的宗教，非由人藉理性或想像推敲出來的。上帝是人神關係的主動者，人只是回應者，就是說，人接受或否認上帝啓示的真理，接納或拒絕上帝在自己生命裏的拯救，決定是否遵從上帝的訓示而活。如此，一切信仰所要服膺的，以至對人的宗教生活與道德要求，均是上帝所親自命定，記載在聖經裏，供人知曉與遵行。人既不是信仰內容的發明者，便亦無權在這些方面置喙。

基督信仰的教義內容與道德要求，並非由人按著他的靈性喜好與需要而制定出來，卻是由上帝按其本性與意志確立並向人頒佈的。儘管我們相信上帝按祂的形像創造人，人的靈性與上帝的靈性有若干相似及相連的地方，但即或如此，「靈」的第一義仍是上帝而非人。只有上帝的靈性、而非人的靈性，具有自主自足的地位。

所以，對基督徒而言，對「屬靈」一詞下一個最安全、最廣闊的定義，就是關乎、也合符上帝的啓示和要求的事。

「屬乎上帝」抑或「人」的經驗

很明顯，基督徒對「屬靈」一詞，做了與一般用法不同的意義上的轉換，那不再是關乎人的「靈」（不管是「靈魂」抑或「靈性」），而是關乎那位「是個靈」的三一上帝（注意：不單限於聖靈一個位格），「屬靈」就是屬乎上帝——既源自上帝，爲了上帝，也指向上帝。

當然，信仰是關係性的，也是上帝和人的雙向交流及互動。所以，「靈性」一詞也指著人的屬靈或信仰經驗，而「屬靈學」（Spirituality）亦是對此靈性經驗的反省與整理，所以是離不開人的。

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仍得強調，一切

靈性活動必須有賴以依附的對象（上帝、教義內容），絕非無的放矢的。而對福音信仰者而言，經驗的「對象」比「經驗」本身更爲要緊。我們不能視被經驗的對象爲僅僅必須的誘因，毋須深究其是否存在，或是否具有固定內容；也不能將一切焦點放在「經驗」的形式，及其強度與密度之上。否則「靈修神學」的研究，就淪爲「宗教現象學」與「宗教社會學」了。

因此，雖然在事實上我們承認信仰的內容與經驗，是互爲影響的；但至少在原則上，我們仍得宣認，是信仰的內容決定了信仰的經驗，爲其設定經驗的範圍，給予其正確的詮釋，並評估其有效性。

據此，筆者對維真學院的Stanley J. Grenz在其 *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 裏，指福音派信仰的主要性質並非一如我們所言的聖經無誤等教義的正確性，卻是對某種信仰的內在經驗的追求，福音信仰的主要定義爲經驗而非教義，感到非常震驚。要是信仰的主觀體驗及其強度是我們所最關切的話，則福音派與自由派——特別是士萊馬赫的主觀主義——便完全無異了。

事實上，現今某些福音派教會領袖所鼓吹的崇拜更新、屬靈操練、對「聖靈能力」的經驗及「靈恩效果」的追求，以至試圖確立圖像在信仰生活的作用……等，均有將屬靈經驗的追求，凌越於正確教義的持守之上。也許他們無意貶低純全真理的地位，但過分實用主義的傾向，爲求效果而不擇手段，或重「用」不重「體」（如不問聖經如何理解祈禱，而拼命探討建立複雜的祈禱形式與作業），總是令人憂慮的事。

回到本文的主題，我們必須確認，聖經所說「屬靈」的人的涵義，並非指涉任何關乎靈魂的事物或活動。它不是指著人間的任何事物，包括音樂、藝術、文學、建築……，也不是指人的某些活動，包括崇拜、祈禱等宗教行爲在內！祈禱本身不一定是屬靈的，像法利賽人的自義式的祈禱便不屬靈了。沒有任何人間的事物或活動本然是屬靈的。

儘管藉著這些事物或活動，我們的「靈魂」有強度甚大的反應，使我們產生超越出世、神聖脫俗、虛渺幽冥的神秘感覺，它們既不一定合乎上帝的心意，便也不必然是屬靈的。「屬靈」並不取決於人的感受與經驗，也不受限於任何超自然的能力與效果。

這也是聖經對「神聖」一詞的正確定義。聖經並沒有將「神聖」、「聖潔」固定地套用在人間任何的人、事、活動之上，沒有嚴格意義的聖地、聖時、聖人、聖物。只有上帝才是「神聖」及「聖潔」的，祂是「神聖」的唯一全部涵義，祂是「聖者」(The Holy)(何十一9)。正因為祂是本然及全然聖潔的，任何歸屬祂、被祂佔有使用、並與其他事物分別出來的時、地、人、物及活動，才可成為聖潔，祂是叫人成聖的上帝(利廿26)。「歸耶和華為聖」(出廿八36)，沒有分別，沒有聖潔；沒有奉獻，沒有聖潔。

一切人間事物或活動都沒有本然的「神聖」或「屬靈」性質，它們若是屬靈的，就是因為它們按著上帝的心意而行，也討上帝的喜悅；故此，它們的「神聖」及「屬靈」性質是衍生的，是附屬於上帝才有的。

這樣，我們便得小心別過分將注意力放在某些人間的事物或活動上，本末倒置地認為它們本然是聖潔及屬靈的。譬如我們認為教會內的活動是屬靈的，其他文化活動是不屬靈的；古典的教會音樂是神聖的，流行音樂便是世俗的。這樣的二分法，一方面既局限了上帝的主權與作為，認定祂只能關心與干涉某些經我們限定的屬靈範圍的事物，另一方面也帶來僵化的二元主義，將世界硬生生分割為「屬靈/神聖」與「屬世/世俗」兩部分，將某些事物及活動抬舉至擁有本然神聖的地位。這是十八世紀「敬虔主義」的重大流弊，也是受敬虔主義影響的華人教會一個非常普遍的偏差的屬靈觀，我們在後文會對此詳細探討。

合法的二元觀

當然，話得說回來，僵化的二元主義固然流弊甚多，但二元主義思想卻是信仰上無法避免，也不可或缺的。

文化功能派學者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指出，宗教信仰旨在於生活中區分神聖與世俗、合宜與禁忌。沒有聖與俗、正與邪、對與錯的對立，信仰便完全不可能。這個理論大抵也適用於基督信仰。

我們已經知道，只有上帝是聖潔的，也唯有屬於上帝的人和事才是聖潔及屬靈的；但是這不過是一個普遍而抽象的原則，如何將之具體地兌現在現實生活上，還是得為現實生活中的事物與活動作具體的分類，指出甚麼就是屬於上帝，討祂喜悅，也因而是屬靈的了。

有些基督徒為了抗拒傳統二元主義的偏狹，乃主張一元主義，即在事實上泯除一切人間聖與俗的藩籬，任何事物或活動都可以是神聖或世俗、屬靈或屬世的。所以，引人歸主、在教會事奉是屬靈的工作，在社會上充當教師、醫生，以至參與一切文化、社會的活動，也未嘗不是屬靈工作，其間沒有高下之分。套用中國人的話說：挑柴打水也是為道，道不局限在任何一處，道可在經典中，也可在糞溺中。南派禪宗便很有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一元主義無疑有其大智慧，對基督徒而言，也可以將信仰匡正回改革宗清教徒的屬靈傳統去(筆者認為這是最健全的屬靈觀)；但是，過分地將一元主義理想化、絕對化，也會帶來更大的流弊。因為要是沒有任何事物(或活動)比其他事物(或活動)神聖，聖俗、正邪的具體界線完全泯除，則我們該如何確立行為的規範呢？甚麼是可做或不可做，該被歌頌或否定呢？要是賺錢與傳福音同樣神聖，同樣有屬靈價值(這理論上無疑是對的)，那為甚麼信徒要犧牲能賺更多金錢的時間和機會，投入傳福音的工作呢？

一元主義者對此的答辯是：屬靈與屬世

的區分不在具體客觀的事物上，乃純粹取決於人內心主觀的信念。所謂屬靈也者，便是在從事某項活動時，認定它是為榮耀上帝而作的；而純粹為己自利的，便是屬世了。這個說法就原則言是對的，但將一切界線由外在客觀分判收攝為內心主觀而恆常浮游不定的一念，則便隨時會教人陷入自欺欺神、無法無天的試探裏。完全泯除聖俗的差異極可能帶來徹底否定神聖存在的後果，一元主義於此乃淪為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禪宗棄聖絕智的觀念，在歷史上不是走上了妄論空談、傷德敗行的歧路嗎？

筆者了解過去華人教會僵化的二元主義的問題所在。譬如嚴格劃出聖與俗兩個世界，設定許多行為上的作與不作(dos and don'ts)：基督徒不可上電影院、不可跳舞、不可這個、不可那個，很容易淪為律法主義，也為信仰外添了許多人為的、文化的包袱（與保羅屢次譴責的鼓吹守割禮的猶太基督徒並無二致）。但是，過猶不及地泯除一切區分，單單還原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這樣高層次的大原則，則亦會陷墮至無法主義(anormalism)的境地。若基督徒與常人一樣，可以抽煙、飲酒、跳舞、跑馬、上舞場，則基督徒該如何證明與非基督徒有分別？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任何信仰內容都必須有外在的行為來為之賦予形體的，若一切都既可又不可（上遊戲機中心與返教堂同樣屬靈），則「有信」便亦可以是「無信」了。

尤其嚴重的是，這使得培育工作無法進行。畢竟任何原則理論都得有具體範例，才可教人領悟，並作遵行的啊。我們怎能不負

責任地對初信者說，只要正心誠意，一念為正，便作甚麼也無不可呢？

這是為甚麼舊約聖經在確定只有耶和華上帝是聖者之餘，也隨即為以色列民具體界定甚麼是聖時、聖地、聖物及聖行。它們不錯只有衍生的「屬靈」、「神聖」意義，亦不會放諸四海而皆準、毋須考慮具體的文化處境；這是為甚麼在新約時代，耶穌及使徒們便對舊約的律法作了新的詮釋與應用。但是，至少在特定的時空文化裏，還是必須確立一套可供踐行的標準，區分聖時、聖地、聖物及聖行的。聖經中常談的律法與自由、真理與恩典、信心與行為的辯證關係，對此已作了清楚的指引。

總括而言，基督徒必須理解「屬靈」也者，根本乃指著屬乎上帝，沒有任何人間的事物與活動擁有本然的、天經地義、不可挑戰的屬靈性質。但與此同時，卻仍得在現世特定的處境，區分屬靈與屬世，確認甚麼具體行為合符上帝的心意，討上帝喜悅，也榮耀上帝；換言之，我們仍是可以相對地分判出屬靈與屬世的時、地、人、物、行的。關鍵處在於，不要將「次終極」(penultimate)抬舉成「終極」(ultimate)的，但也不要單肯定「終極」而抹煞所有「次終極」的價值。



作者為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借來的屬靈觀

麥格夫著 邵樟平譯

福音派若不重尋本身豐富的屬靈遺產，就得冒上信徒流失到其他信仰傳統的危險。

福音派正在面對其中一個最大的弱點，是缺乏一個可靠而鮮明的屬靈觀。對於那些嘗試追求更深明白神，以及在祈禱和默想上尋求不同進路來豐富信仰，以維持他們基督徒生活的人來說，福音派給人的印象是只能提供十分微少的幫助。

「靈性」(spirituality)是這時代其中一個流行的字眼，很多福音派信徒對它趨之若鶩。然而，他們卻沒有深思熟慮地為基督徒生命的成長，提供一套福音派的進路，而只熱衷於借用別人的屬靈觀。這不僅在北美如是，普世的福音派亦是同一光景。

對福音派的遺產視若無睹

福音派有責任向現代教會陳明，她特有的屬靈觀仍舊是生機蓬勃。可是她很多時對本身的遺產卻視若無睹。天主教的同儕經常對福音派人士說，他們沒有任何值得談論的屬靈觀。這就成了一個自我應驗的預言，它在福音派圈子中帶來一種自覺不如的感覺。福音派既然自認在這個領域全無貢獻，便迅速地倚賴其他傳統的資源。

宗教改革家和清教徒——單單提這兩類人——已足以為現代教會提供巨大

的屬靈資源。此外，如歐文(John Owen)、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等清教徒，對現代基督徒所面對的屬靈困難均具真知卓見，而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仍要下很多工夫。

「感覺舒服」(feel good)的屬靈觀並不可取

對福音派傳統的無知，只是問題的一半，更深的問題是福音派在應用和發展屬靈觀上的失敗。福音派從來沒有認真嘗試動用它的歷史資源，來對應當今的處境。

福音派是基督教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最具能力的一個派別，她深深植根在基督復活的能力之內，致力於彰顯祂，及使祂切合現代社會。然而，除非對福音派的屬靈觀加以提倡，不然這個運動當下的成長，將不能長久維持下去。就如一株植物經過最初階段的蓬勃成長，此後所需要的乃是不斷的滋潤。

任何一種把求取高超宗教經驗作為目的之屬靈觀，皆與福音派的屬靈觀毫不相干。因此，讓人「感覺舒服」的屬靈觀並不可取，除非它有穩固的聖經基礎，指出應該追求「感覺舒服」的理由。

教會在個人和人際關係的問題上均顯得軟弱無力。現代福音派教會和神學家典型地沒有從屬靈的角度，來思索對

應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問題。教會若不是錯誤理解、簡化，就是逃避面對人類在生命的戰壕中，所經驗到那實存性的真實情況。

除非我們能夠發展和重新發掘一套徹頭徹尾的福音派屬靈觀，不然，今天的福音派信徒，可能明日就偏離福音派了。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極之逼切的使命，我們為福音派的原故，有責任在這方面走得正確。

福音派屬靈觀的特徵

那麼，福音派對屬靈觀有那些獨特的貢獻呢？

(一) 福音派的屬靈觀會堅持將那些使我們生命活潑，以及為生命帶來意義的信仰和盼望，確立在聖經之上。我們的盼望必須明確可見地確立在福音真理的基礎上，而不是那些短暫時髦的心理治療式的狂熱之上。

(二) 福音派的屬靈觀會以基督的救贖工作為中心，堅持若缺少了對基督為我們所作的一切所產生的絕對驚訝和欣賞，我們的基督徒生命便會變得貧乏。很多基督徒對默觀(contemplation)一詞羞於啟齒，然而默觀身懸十架之基督，卻可以打開那扇因重新欣賞神完全的愛而來的喜悅和興奮之門。窩特爾(Isaac Watts)的「奇妙十架」(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正是表明人在這方面之想像力的最佳例子。當我們沉浸於聖經的意像中，我們便能深深地鑽入那叫我們謙卑和歡愉的知識裏。

(三) 福音派的屬靈觀會尋求在屬靈生命中不斷操練，但並非以此為目的，而是藉此加增聖靈對我們生命的掌管

。傅士德(Richard Foster)的《屬靈操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提醒我們：福音將我們從以操練作為得救手段的觀念中釋放出來，並且讓我們自由地發現，操練本身的價值在於表達和發展已經屬於我們的救恩。屬靈操練可保守基督徒經過屬靈乾涸之地，只可惜我們經常忽略了這個資源。

(四) 最後，福音派必須重新發掘「榜樣」的重要性。在這個以形像為一切(image-centered)的年代，我們很容易忽視信仰改變人這事實。而這些被改變的人的故事與見證，可以幫助別人深化信仰。以基督為生命中心的人，可以成為信仰生命的活潑模範，因為他們所分享的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智慧。書本與電視不能取代一個能將基督的實在體現出來的生命，因為福音乃是真理，不能單單被教導，而必須被活出來。

在福音派的傳統中，以上每點都有其長遠被應用的歷史。當下的忽略不應成為對它們重新發現的阻礙。

在屬靈觀的世界裏，福音派是一個沉睡的巨人，他需要被喚醒。若此事成真，那麼在進入新世紀時我們將會見到一些令人興奮的發展。為了我們的將來，此刻就該作出回應。

§ 本文獲准節譯自：Alister E. McGrath, "Borrowed Spiritualities." Christianity Today, Nov. 8, 1993.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神學講師。

教牧退修營：靈性培育的再思

後現代社會的特點是熱衷尋求超然經驗。「新紀元運動」和各種各樣的打坐、冥想大行其道。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教會如何正確地教導信徒靈性追求？靈思路線之外還有何靈性更新的途徑？這次教牧退修營是要與教牧同工一起再思堂會靈性培育(Spiritual Formation)的方向和內容。



- 內容：
 - ◎再思教牧事奉的性質
 - ◎更正教與天主教屬靈觀之分別
 - ◎介紹當代北美重要靈修作者Richard Foster(博士德)、James Houston(侯士庭)、Eugene Peterson(裴達遜)及Henri Nouwen(盧雲)之作品，並探討在華人教會中應用之可行性。
 - ◎堂會推動屬靈操練、靈命更新之落實途徑建議。
- 領會：王志學弟兄(大使命中心靈修部主任)
- 分題講員：黃漢森牧師(洛杉磯靈糧堂教會牧師)
林來慰牧師(洛杉磯國語浸信會牧師)
- 日期：94年9月14日(星期三12:00p.m.)至16日(星期五12:00p.m.)
- 地點：Serra Retreat, Malibu. (在洛杉磯西面六十哩，一個群山環抱，遠眺太平洋的營地)

人數：30人(只限教牧或機構同工及神學生參加)
費用：\$50.00
截止報名日期：8月31日
查詢電話：818-963-2000邱茂松牧師 818-398-2400王志學弟兄
傳真：818-398-2441

教牧退修營報名表

姓名	(中)	(英)		稱呼	
年齡	<input type="checkbox"/> 18-25	<input type="checkbox"/> 26-35	<input type="checkbox"/> 36-45	<input type="checkbox"/> 46-	性別
事奉教會/機構				語言	<input type="checkbox"/> 國語 <input type="checkbox"/> 粵語
聯絡地址					
電話	(日)	(夜)		(傳真)	
本人希望與_____分配同一房間(營舍為雙人房)。					

※請把費用(支票抬頭請寫 Great Commission Center)連同報名表寄回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God Changed Me

Geoffrey Lui

Only about four to five years ago, I was still a skeptic on 'retreat camps', thinking they were perhaps part of the whole charismatic movement. The seminary I was attending offered an off-campus course in 'Spiritual Disciplines' which required the students to spend one week in a retreat camp. I refused to take that course and would not let my wife go, although I knew deep down in my heart that I needed to grow spiritually, giving the excuse that it was too expensive. Because of my conservative upbring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pastor, I felt that I had to be overly cautious of everything.

My skepticism was actually based on a few reasons: 1) I was afraid of being connected with the charismatic; 2) some of the practices are so close to what the New Age Movement teaches; 3) the whole matter of dealing with the inner self always frightened me because some would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4) and, of course, dealing with the true self is not alway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Actually, it was my ignorance of not knowing more of what it is all about.

God slowly opened my eyes and taught me about spirituality. Dr. James Houston from Regent College came to our church about four years ago to speak on spirituality. God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mentorship.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Dr. Philemon Choi sent me some of his 'One Year Bible Study Guides'. When I first skimmed through the books, my first reaction was, "No meat". Because it consists solely of a passage, a focus point for meditation and a blank page for reflection entry, I totally missed the 'meat', which is in the beginning and sometimes in the middle - the teaching of silence, prayer, rest, listening, etc. I also missed the most important 'meat', which is the blank page reserved for writing down what God has spoken to me through the passage.

I have attended many conferences with schedules jam-packed with talks and workshops. One can hardly digest what was being taught,

let alone the quiet times. I realized more and more the need for 'retreat', not only for myself, but for the church which is full of busy people. What I mean by retreat is simply to get away from the busy, daily routine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draw close to God. Therefore, I tried to promote the 'retreat' aspect in our church summer camps.

Last year's summer camp, we invited a speaker who spoke on solitude. We deliberately replaced the afternoon workshops with either quiet time or family time. We witnessed people spending quality time with God and their families. God met a few people in special ways and their lives were transformed.

The 1994 church summer camp was rather important to myself and many church members. Again, the Board decided to focus this year's summer camp on retreat. But, that's about all we had in mind.

One day, I was sitting in my office, contemplating a speaker and what to do with the summer camp. My eyes came across a book on my desk called Experiencing God which was given to me by a church member. I had read a couple chapters before and thought, "Hey, that would be a good thing to learn in this Summer Camp - to retreat, to meet with God and to experience God". I phoned the author of the book, Chi-Hok Wong, praying that he would be able to come. God opened the door.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that our church was at a crossroad, looking for direction. We have many programs, perhaps too many. We have a developed structure: we have annual evangelistic meetings; we have Sunday School and a Club program for the children. We have a glorious past and just celebrated our 25th Anniversary not too long ago. However, our prayer meeting attendance went down. People were tired of serving. To a certain degree, I was also tired. I felt that the church needed more than programs. The Board of Elders and the pastoral staff tried to hammer out a new goal, a new direction, a new target group and a new

target area; but, apparently that was not what we were missing.

With that uncertainty and my own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s, I went to this church retreat camp with high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camp, I was taught about silence. (I am a quiet person but I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silence. My mouth does not do a lot of talking, but my mind does.) I had a tough three to four hours of silence on Sunday afternoon (the second day of retreat camp). It was tough because my five-year-old son was beside me most of the time; it was also tough for me because God spoke to me during that time of silence.

God spoke to me when I read Psalm 51. He wanted me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 sins that I haven't dealt with before and the impure thoughts I had been nurturing in my heart. I just could not honestly come before God without dealing with them. One by one I asked God for forgiveness. And with tears, I asked God to "create in me a pure heart...and renew a steadfast spirit within me" (Psalm 51:10).

That evening, we had the first of the two communion services. People were invited out to the communion table with our sins and problems.

I led communion at least once a month. I focused more on how to bring people to Christ through the communion table. I seldom thought of myself or my own needs. But this time the Holy Spirit was urging me to go and face my own sins. But there was one problem. I promised the kids to go swimming that evening. I already broke my promise the night before. How can I bail myself out this time? It was getting later and later into the evening; the swimming pool was going to close soon. My mind was struggling: "Should I take off now so that I would not break my promise to my kids? Or, should I stay and deal with my life?" To me, the struggle was obviously another temptation to run away from God. I was praying to God for a solution to this dilemma. Actually, I was hoping I could do both. At that moment, I decided to focus on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trusting that He will take care of the swimming part or at least help my kids to forgive me.

Couples were asked to go together. My wife and I went. I took part in a meaningful communion service during which I once again committed myself to God. I met God in a

special way. It once again brought tears into my eyes because God was indeed very gentle with me. He forgave my sins and His love for me did not change. He welcomed me back with open arms. (By the way, I did take my kids swimming. God is faithful.)

I thought to myself afterwards, "What is it that I did not know before? What is new?" My answer was simple: "Nothing new, just an opportunity and a guide who puts the bits and pieces together for me". All this time, I hadn't given God much opportunity to speak. Even when praying, I did most of the talking. Very often, it is what God speaks that counts.

I was able to evaluate my role as a pastor. I seem to talk a lot - I talk to people, I counsel people, I preach. I did a lot of talking. I found that I did more talking than listening. In fact, I failed to listen to the point that, when I talked, it was 'I' who spoke. I learned to allow God to speak before I speak. And I am still learning.

Thank God for changing me slowly. Many of my questions were answered. Many of my doubts were gone. Prayer meeting attendance is going up. Two things are now clear to me: 1) it is not the methods that I am after, it is God; 2) people, including Christians, need God tremendously, and I, as a pastor, have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come to God.



Rev. Geoffrey Lui is the Senior Pastor of Winnipeg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in Winnipeg, Canada. He resides in Winnipeg with his wife, Yvonne, and his three children, Geoff, Ryan, Genny and Gregory.

Heavenly Father: Let me see your glory, if it must be from the shelter of the cleft rock and from beneath the protection of your covering hand, whatever the cost to me in loss of friends or goods or length of days let me know you as you are, that I may adore you as I should.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A.W. Tozer, 1897-1963)

祂的愛

黃達仁

信主的頭兩年，有一份像初戀的純情。懂的不多，心裏的意見也不多，相對地，容易接受別人的教導，也容易得到別人的關顧。對於屬靈的追求，有一顆專注且單純的心，對於教會與團契生活，覺得溫暖且完美。

兩年多之後，隨著在教會生活的深入，與在事奉上的參與，必須面對的人與事多了起來，自己的時間與心力的投入也增加了。心裏不再容易平靜、單純。或者是由於對別人的不滿，或者是對自我有深一層的認識後而有不能或不願意改變之心，引發了內心的掙扎，有時甚至覺得是從世界的複雜走進了教會的複雜裏。對真理還是渴慕的，對新生命還是有很多喜悅，只是心裏的聲音很多，對周圍人、事的判斷（論斷）很快。在平日的靈修生活中，嘗試安靜等候，但所盼望的那種深度的安息與釋放，卻不容易得到。於是，在生命和事奉上產生一種矛盾的組合：愛心中摻雜論斷，喜樂中混著不滿。

今年四月份，我們團契照例舉辦退修會，方式上與往年有許多不同。第一次邀請外面的講員，少了午後的團體活動與最後的晚會。另外在講員的建議下，也減少了很多例行的項目。例如滿檔的時間表、同工會、禱告會、錄音等等。開始時，同工們不是很習慣，但整個聚會下來，幾乎全部的人都有了一次真正的退修，而我自己在其中也得到一些幫助。

（一）這是我第一次有這樣長的時間，按步驟地被引導進入安息。從外在的程序，步伐上放慢，到內心的安靜、默想，使內心能更多的平息下來。讓平日所積存的困惑，還不能釋懷的事，能夠在禱告中浮現出來。比如說，究竟是自己裏頭的甚麼東西，使得與某些人的相處特別有困難？為何某些事，總特別容易擾亂內心的平靜？自己對屬靈追求的看法，特別是那些與周圍的人不同的，

是否真的來自神？是否蒙神的喜悅？這過程使我的思想沉澱，看見問題的癥結，得以認識自己，也重新調整屬靈的焦距。

（二）在弟兄姊妹輪流領受聖餐時，使我重新領會團契的意義。每個弟兄姊妹有各樣的個性，自己在血氣上有容易喜歡的，有始終很難相處的，甚至是心中最容易論斷的。但在聖靈裏，卻是互為肢體，同為耶穌基督的身體，連結於主。在那種體會下，使我真誠地向主禱告：「主啊！願您改變我的心，讓我的心柔軟，讓我能用您的眼睛去看所有的弟兄姊妹，讓我能真心地接受每一個人，愛他們每一位。」

（三）在準備領受聖餐時，想到主耶穌為門徒洗腳，包括了賣祂，使祂釘十字架的猶大。心靈裏因此瞥見了主耶穌完全聖潔、無所不包的愛。那真是大光，照在自己狹小的心胸裏，想到自己的複雜，以及殘缺不全的愛，在淚光中有深深的禱告，求主改變我的心。

這是一次歸回安息的退修會。我不寄望是一次奇蹟式的改變，而是有機會進入較深的安息、思想與禱告。讓自己的心被主的愛觸摸，也重新思想自己的人生在追尋甚麼？主的呼召是甚麼？因而能夠心意更新，走更遠的路。



作者任職電機工程師，參與紐澤西若歌華人教會社青團契事奉。

你若希望更多了解靜修營，
你若希望參加靜修營，
你若希望我們的同工前往你的
團契、教會帶領靜修營，
歡迎與我們聯絡！

他鄉遇「故知」 ——《經歷神》讀後

張琴惠

在《使者》上看到「歸回安息」及「獨處靜默」兩篇文章，真是欣喜萬分。閱畢得知此兩篇佳文是由王志學弟兄的著作，《經歷神——退修默想導引》（香港：基道書樓，一九九三）一書轉載的，立即提筆疾書《使者》編者，請她告知如何購書，我希望馬上擁有它。不料她竟熱心地贈送一冊，收到書的當晚就開始看，不忍釋手。

《經歷神》給我有他鄉遇故知的興奮。書中所教導的屬靈操練有一部分是過去三年半，我一直在追求體驗，而未能與人分享的經歷。在每單元的附註中，又看見了幾位熟悉的作者及其著作，我心就更加雀躍了。

作者以十二單元的篇幅，攝取了源遠流長的靈修傳統之精華。同時也融合了現代心理學的貢獻，讓它成為聖靈的工具，為讀者指出一條與神相交、倒空自己、對付假我、靈命成長的有效途徑。而安息、靜默、獨處、默想、屬靈的閱讀、聆聽神的話(lectio divina)、認識自我、解執(detachment)、回顧一生以及社會關懷、愛護受造之物，都是靈修傳統中重要的操練。作者針對這些題目做了深入淺出的教導。此外，也應用了現代心理學的原理及技巧，在認識自我、回顧一生、解執等方面，使讀者得到特別的幫助。作者這樣整合性的教導更幫助我們在屬靈的操練上，不單憑理性也要用感性，使客觀的知識與主觀的體驗融

合，以避免成為頭腦知識豐富，而心靈空虛貧乏的基督徒。

本書每一單元分兩部分：(1)闡釋教導；(2)退修程序。前者給我們頭腦的知識，後者導引我們用心靈及身體官能去體驗實踐所得的知識。以全人（身、心、靈）去經歷神，可說是本書的一個重點。若我們只「讀」而不在「退修」上花工夫，就等於是只「聽道」而不「行道」，所得必有限。然而對忙碌的現代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時間的問題。如何在步伐緊湊的生活中，挖出一段不受干擾的時間呢？我是利用星期六的上午，若有假期則更好，可計劃在那時退修。我利用了兩個週六上午和三月底學校放春假的那段時間。在週六早上，我仍照平時上班的時間，六點起床，除去梳洗、早餐，還有四、五個小時的時間。我事先與母親說好，在中午以前不要叫我，電話由回話機代接，下午還可以出去辦事。時間的安排會因各人的處境而有異，但只要有心在神身上花時間，就可以祈求時間的主把時間賜給我們，祂必應允。

退修程序中，作者強調身體的放鬆，心靈的寧靜，也一再提醒讀者要「慢」。這正與我們這些講究「效率」的現代人的習慣背道而馳。然而，「欲速則不達」這句成語用在屬靈的操練上是很恰當的。「慢」使我更能活在當前一剎裏，自然沒有「趕」的必要。「不趕」

自然便身心放鬆，向神敞開，空處就出現，容讓聖靈進來工作。

一旦踏進了退修程序，即使遇到難處或挫折，也不要輕易打「退堂鼓」。當我們刻意騰出時間要退修時，已向神表示一個意願——要接受祂在我們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面對「假我」，回顧歷史，都是很不容易卻又是不可避免的。在幾次退修中，我常常遇見「假我」。有一次正在默想「謙讓」二字（腓4:5）時，我看見遠遠有一個人在排隊時爭先恐後，定睛一看，那人竟是自己！很難堪。但我相信，正視「假我」的真面目時，它操縱我的能力就被打破了。當這種與「謙讓」相反的「假我」性情在默想祈禱中湧現出來後，我真有被洗滌過的輕鬆感。

此外，在回顧一生歷史時也難免會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有一天，依照作者提示，我與耶穌坐在大銀幕前，看一套自己出生至今的歷程記錄片（77頁），感覺到有一種抗拒湧自內心，巴不得能在遙控器上按下快速前進（fast forward）的鍵，好把其中一段的人生跳躍過去。儘管這一次的操練，做得不夠透徹，但我仍然完成這個過程，或許今天尚未能正視的往事，明天就能正視了。做此操練時，我們必須相信作者的話：「回顧個人歷史的操練，不但能幫助我們處理過去，更會培育內在的自由和盼望，讓我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72頁）

禱讀及默想祈禱時，最令一般人感到挫折灰心的是受雜念的攻擊。基多瑪（Thomas Keating）說：讓雜念來，也讓它出去，不煩惱，也不期待，這是極細膩的捨己。（“Let thoughts come, let them go. No annoyance, no expectation. This is a very delicate kind of self-denial.”）有人曾向他訴

苦：「我祈禱時，至少有一千次的分心干擾。」基氏說：「每一次的分心打擾，就等於是基督的一個邀請，要你轉向祂，一千次的分心就是一千個邀請。」若我們持之以恆，有一天就會發現「原來一個微小柔和的聲音，在我嘈雜的心境之外一直向我說話」。（29-30頁）

本書封面有隻美麗的蝴蝶。它的前身是一隻在暗無天日的繭中，孤獨地盤居多時的小蛹蟲。這隻蝴蝶象徵著在基督裏的生命之美麗與自由。我們若羨慕這豐盛的生命，就得在獨處靜默中操練，聖靈必定作工，使生命更新蛻變。總有一天會像那隻美麗的蝴蝶，破繭而出。那時，我們的事奉就更加自由了。

《經歷神》能在這些屬靈操練上，給我們寶貴的教導及實際的導引。對有心者，它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

§ 本文獲准節錄轉載自《使者》，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月號。《經歷神》一書使者書房有售（1-800-624-3504）。



作者在紐約市教育局特殊教育委員會任職雙語輔導教師兼教育測驗者。中華歸主紐約教會會友。

更正啓事

本刊第三期推介 Bible League 出版之 "The Chinese Study Bible" 一文中，有兩處資料不確，特此更正：（一）Bible League 事工創辦期是 1987 年而非 1957 年。（二）該研讀本聖經在北美之售價是每本 \$15.95，而非 \$6.00。因資料不確而帶給讀者不便之處，謹請見諒。

大使命中心經濟需要

「大使命中心」的工作是在普世宣教上作主的一個小兵。在過去三年多開荒、搭橋的事奉中，靠主恩典，先後在東歐、前蘇聯佈道。我們在打開一個工場或建立一間教會之後，便會儘快邀請信仰純正，並有宣教負擔及能力之教會或宣教機構來跟進。我們完全放手把新工場交給他們，然後去開發其他未得之地。

開拓一個新工場是需要我們的同工帶領宣教隊，數次前往工作，方能有成。在旅程中，我們一方面與當地教會合作，向當地人佈道，另一方面帶領華人歸主建立華人教會。

今年我們海外宣道事工有新的突破。請主內同工同道為經濟及工人的需要代禱、支持：

(一)本年四月份在莫斯科對俄人及華人佈道兩週，主辦教牧同工培訓大會。並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建立兩間華人教會，總經費為美金四萬元。

(二)本年八月在聖彼得堡舉辦對俄人及華人的三晚佈道大會，並主辦莫斯科、聖彼得堡兩華人教會首屆之聯合夏令營，共需經費二萬元。

(三)本年八月在莫斯科對七十位前蘇聯高層教會同工舉行培訓會，共需經費四千元。

(四)本年十月在尼泊爾舉行「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會議」，預計八百位當地傳道人參加。其目的是促進全國教會合作努力，盼在主後二千年時，全國得聽福音。共需經費一萬二千元。

(五)明年一月，在尼泊爾全國分四區先後舉行跟進性的分區會議，務使今年十月大會之異象及決策能夠落實到全國基層教會。需經費共八千元。

請按聖靈的感動，以禱告和奉獻與我們一起參與普世宣教事工。



短宣隊出發前，同工們把佈道用之材料裝箱。

尼泊爾主後二千福音大會 一九九四·十·十六~廿一

NEPAL A.D.2000 CONGRESS OF EVANGELISM, October 16-21, 1994.

(上)「大使命中心」同工與
尼泊爾教會及福音機構
同工們商討福音大會事宜。



(中)尼泊爾吃苦耐勞，多年
來忍受壓迫的傳道人。

(下左)尼泊爾為印度教王國
，相信輪迴再生，並
以牛為神聖，不能侵
犯。牛群可昂然在馬
路上騎臥休息或午睡
，汽車行人皆需停止
或繞路而行。殺死一
條牛比殺人罪更重，
因為牛代表神，並且
可能是他們的祖先再
生。



(下右)王永信牧師、潘西門
牧師(Rev. Simon
Pandey，尼泊爾教會
團契會總幹事)及鄭
金城牧師。

